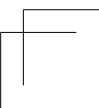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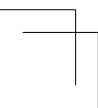


[illegible]



## 目录

### 午夜鸡尾酒系列

蜜桃汽水 01

他的睫毛 38

### 午后小甜饼系列

从温柔的穿堂风中过 58

眼前人是心上人 63

漫漫 66

Perfect World 72

Valentine 76

爱有一万颗星 79

童话 82

### 特典

小春天 87

14年至今，似乎也有一两年，时间总是过得这么快。离我最初知道的那次冰桶挑战已经过去很久了。其间林林总总，总是很难说个明白，有人来了，有人走了，快乐的难过的，此时想起来似乎都很好。谢谢你们一直陪伴。因而在春天送上这个小纪念。

谢谢画手狗证、一大勺狗，校对阿绿，排版式微。

祝福葱总二人，友谊长存。

举杯共饮。

## 午夜鸡尾酒系列·一

# 蜜桃汽水

### 1

他隐隐约约觉得自己不大对劲。此时 12 月的北京已经下了好几场大雪，吃了两份鲑鱼饺子，蛋黄焗南瓜条也当做零食，消灭得一干二净。助理小姑娘呆愣愣地看着问他：“最近不用控制体重吗？”L 想了想，回答说：“养膘的季节嘛。”

然而事实上回到酒店房间 L 第一时间从包里拿出那瓶药，还是上个月在上海参加婚礼时 W 给他的。白色的小药片气味并没有什么不同，莫名地有点慌。仿佛有些事情不大一样。W 上次来北京见过，也做过，可是他有坚持吃药，除非……

L 把自己埋进白色厚重的被子前迷迷糊糊这么想着。冬天果然是到了，只想吃只想睡，丝毫都不想动弹。

L 是个 omega。这却不是一个笑话。他觉得自己一直隐藏得很好。直到遇到 W。在嘈杂而混乱的 KTV 包厢里，所有人都肆意地散发着自己的信息素。L 缩着脑袋坐到一边，那时他刚刚毕业，尚且应付不来这样的场合。只有 W，那个人靠近他的腺体，深深地呼吸。L，你是 omega，真奇怪。唇边还带着奇妙的微笑。L 瞬时睁大眼睛，他的气味据医生的说法是极其浅淡的，激素含量的不同让他长得要比寻常 omega 高出一截，只有肤色反常地白。L 原本没想同 W 有过多接触的，这样敏感的人，对他而言太危险了。可是知道他秘密的拢共也就这么几个。第二次见到 L 的时候 W 笑了一下，你身上 alpha 香水实在太劣质了。被人戳破的尴尬。L 想装作没听到，又悄悄闻了闻自己的手腕，

W 这个人，究竟什么鼻子，明明没有什么味道的。W 端起酒杯敬了他一杯酒：“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

却是步步经营。

L 在 W 的家里喝啤酒打游戏。两个酒隔打完，脸也红了。

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

一个 omega 能和一个 alpha 呆在一间屋子里，能做什么。他干的事情不过是顺水推舟。

L 拿着药瓶笑了一下。要真说起来，W 身边年轻漂亮的 omega 一个都不少。L 有幸见过，小细腿小细腰的。回头掐了一把 W 肚子上的肉，哈哈大笑。那些女孩子美丽得就像水晶，W 让其中一个开车把他们俩送回公寓。L 看着那个女孩的背影还有点发愣，转头问了一句：“我是几分之几？”W 搂住他的肩膀：“三十三分之一。”

这是属于上天给予的不公。

和 W 出席一个私密的酒会时曾见过一个正处在发情期的女子。W 用气声在他的耳边说：“这是 alpha 的战利品。”L 的手指抓着他的袖口，那个娇美的女孩匍匐着向 W 这边爬过来，在半道被另外一个人拦腰抱走。不忍心再看。因为那一次酒会，他开始做噩梦。W 从深夜里醒来，温厚的手掌贴着他的胸口。

你不是战利品，你还没有完全属于我呢。

那我現在算什么？

他和 W 的关系要用来概括？或许是吻合的信息素与一点微薄的情感夹杂糅合成的怪胎。W 吻着他的脊背，压低了声音，缓缓地询问：“你，愿意被我标记吗？”L 像是被什么凶猛的怪兽袭击，登时整个身体发凉。在昏暗的室内，L 赤身裸体地站起来，冰凉的空气刺激得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忍不住发抖。他看着大喇喇躺在床上的 W。回答是，不要。

他对成为另一个人的俘虏有了恐惧。他还想在这个污浊的圈子里

出人头地。

W 用一床被子卷住他的身体。傻逼，长出来的，也都是恶之花。

## 2

L 有鼻炎，每一个季节交换的时候总让他不舒服，L 自嘲道一个不环保的环保主义者。因为这个，他甚至无法感知到自己身上的味道。当他第一次被 W 半搂半抱着推倒在床上，忍不住问了一句：“现在的我，是什么味道的？”W 解开他的裤子，索性一把脱下来。

“食物的味道。alpha 的食物。”

L 笑了笑，开始脱下自己的格子衫。L 平时不爱运动，身上的肉也是软软的。他张开腿，环绕着 W。“很主动，我喜欢。”W 似乎是奖励一般亲亲 L 的额头。

“你以往发情期都是怎么过的？”W 的手指要比大腿内侧的温度低一些，像有什么东西在噬咬着他，L 忍不住并拢双膝。“告诉我。”

L 虚虚地睁着眼，注视着 W。“抑制剂……”

W 俯下身子，亲吻他通红的脸颊，呼气之间还带着啤酒的麦香。“那你以前真是太无趣了。所以，接下来，我教你一点有意思的事情。”W 的舌头钻进他的口腔，与他丝丝的纠缠，L 逐渐开始不能呼吸。脑袋发晕，像是陷入了一大团洁白的棉花糖云朵中。

W 抬起 L 的左腿，在小腿上留下一个牙印，L 也不觉得疼，索性把腿直接翘在 W 的肩膀上，往内一勾。W 的手指不停地在穴口摩挲着，伸入两根手指，腔道紧密而潮湿。发情期 omega 的体温要更高，L 抓住 W 的手腕：“你快进来。”这样特殊的时刻，omega 的身体做足了被占有的生理准备，被 alpha 的气味笼罩着是这群物种可以感知的最高级，L 眨眨眼，落了两滴泪，他的身体却并不疼。只是造物主造的孽，之前每一个用抑制剂挨过去的发情期都令人疲惫。当 W 的肉物进入他的身体，L 忍不住大声地呻吟。他用手紧紧搂着 W，搜寻着对方的肩胛骨，死死地扣住。alpha 的每一次进出都让他的胸腔塞进了一团酸的雾，心尖被捏着的痛快。

“L，舒服吗？”W的手停在L的脖颈上，感受着身下人的脉搏，激烈的抖动，像是一团什么怕生的小动物。这样的感觉实在太过奇异，L尽力用穴道引诱着他的alpha。仿佛全身的血与骨都被W碾碎，吃得一干二净。L勾住W的脖子，往下压了压：“再快一点。”探出舌尖舔舐着W的唇角。人世这么短，寻欢作乐才是要紧事。W的动作加深，L的眼圈泛着红，只剩下断断续续的叫声。L猛地用双腿缠住对方。W在L的左胸前狠狠地咬了一口，留下一个不深不浅的牙印。L在疼痛与舒服之间射精了，后穴夹得愈发紧。

“++，LGX，太他妈爽了。”

W的房间平日里空旷而死寂，此时此刻回荡着却是两个人的喘息与呻吟。只有他们两个活物在凌乱的床铺上进行着原始的繁殖动作。L看着似乎离自己很远的天花板，他在白色的日光下将自己全然暴露在对方面前，宛如初生的婴孩，被人完全地掌控。W把自己的器物从对方身体里退开，脱掉避孕套，而后又趴在L的身上。L伸出手抚摸着W的耳垂：“我能闻到你的味道了。”W抓住他的手，放到嘴边亲了亲细长的手指。“这种时候你的确会喜欢这种alpha的气息，平时就会想避开吧。”他扣住L的双手，咬住了L的喉结。

“那么接下来你就该小心了。”

“因为你会喜欢上这个，食髓知味，懂吗？”

### 3

L穿上自己的格子衫，走出房间洗漱完，环视了一圈也没看到W，只好抱着膝盖坐在沙发上看几只猫凑在一起吃饭。W提着两个外卖袋推门进来，把盒子放在L面前的茶几上。

“你不饿？”

L张了张嘴，嗓子灼热干涸。摇摇头，又点点头。他很饿，但并不是生理上的饥饿。胃部在叫嚣着需要什么填饱他，不是食物的。L伸出手抓住W的衣角，W顺势坐下来，挠挠L的手心。L缩回自己的手，W比他的手要冷。大概是被外面的冷风吹得。手心那股子痒痒麻



麻的感觉迟迟不退，L 盯着那块肌肤，仿佛是那只猫在舔食一般。然后他扑倒在 W 的身上，将 W 压在自己的身下。他近乎赤裸，没有扣上的衬衫勉强遮住他的脊背与手臂。胸膛贴着 W 的衣物，瑟缩一下。他捧着 W 的脸，探出一点点舌尖，不停地尝试 W 嘴角的滋味。W 的右手得了空闲，从 L 的腰部往上滑动，摸到乳尖，狠狠地捏了一把。L 呜咽了一声松开 W，居高临下地看着他。W 一边脱掉那件摇摇欲坠的衬衫，一边问：“想要吗？”

L 的呼吸急促，脸颊泛红，像是什么生了热病的小动物。颤颤巍巍地解开 W 的拉链。

“说话。”

“想……想要。”

L 往后退了退，低下头，一点一点地吮吸。W 抓住他后脑的头发。对，就是这样的。

口腔湿热，L 的脑袋昏昏沉沉，耳鸣、眩晕。只有鼻息间萦绕着 W 的味道。alpha 的性器往往大得惊人，L 无法全部吞下，只好用自己的舌头刺激前端的小孔。将那些分泌的液体都吞咽。他的胃部得到了安抚，不再肆意地叫嚣。他的四肢仿佛变成了什么寄生的植物，需要 W 身体里的热量来维持自己的生命。L 的口交技术拙劣，W 的肉物在他的嘴里顶得欲呕，半天不得高潮。L 将他的性器吐了出来，抹了抹嘴边的透明液体。W 握住 L 的手，咬了咬他的食指尖：“做的很棒，继续。”L 收到另一方的蛊惑，将被咬了一下的食指伸进自己的后穴。细长的柱状物塞进肠道并不能使得情欲有所减缓，反而让 L 的身体更加的红。W 看着他佝偻着自己的背，努力地塞进手指，像一只被剥了皮的大虾，鲜嫩得很。W 开口：“避孕套和润滑剂都在抽屉里，自己拿。”L 乖乖地撕开避孕套的包装，让那一层乳胶贴在 W 的性器上。L 跪直了，一只手撑着沙发椅背，一只手握紧那凶悍的肉物，往自己的穴道里塞。

他凝视着 W，不停地起伏身躯，眼睛被情欲熏得发红。眨巴眨巴，掉了两颗冰冷的泪在 W 的胸膛上。W 坐起来，性器被紧紧地包裹着，让 L 挺起自己的胸。看到昨夜咬出来的牙印已经浅淡了些。动了心思。L 大概是被他咬怕了，忙说道：“别，别咬，我怕疼。”

W 往他的左乳哈了口气，看着那颗小肉珠慢慢地胀大：“疼才会让你记得住。”说罢又往上探，L 已经做好一切疼痛的预想了，却没料到 W 极其温柔地吮吸他的乳头。L 一时觉得自己的左胸像是住进了一只慌张的兔子，四处乱窜。撞得他心房又麻又疼。

和 W 在一起的时候，似乎什么都能忘记。包括自己。他在 W 的面前，就像一艘在平静海面上的小船，他站在船里，尝试登上什么陆地，却永远望不到尽头，而 W 就是这片海，无处不在。

当性关系开始时，L 就从那艘船上一跃而下，跳进那片黑夜的海中，被海水全然地淹没，不停不停地下坠，失去重心的不安感愈发强烈。然后，W 用他的声音逼迫 L 睁开眼睛：“你必须习惯，必须适应，这是上天给你的，享受你的身体。”

于是他在 W 的瞳孔里，看见了一个从未见过的自己。

这个人太陌生了。W 轻轻地吻着他的眼睑：“这个人就是你，永远是你。”

#### 4

爱不是宽容，是侵占。

L 把牙刷丢进垃圾桶，对着镜子龇牙咧嘴，一觉醒来发现自己长了个疼的泡。颠倒不清的发情期过去，L 总算是清醒了些。W 把药瓶给他，脸上还带着那种让人生厌的笑：“以后的发情期，自己就熬不过去了吧？”L 拧开瓶盖干嚼药片，舌根发苦也强忍着吞下去。W 似乎是在他的身体里种下了什么藤蔓，缠绕着五脏六腑生长着，只要想他，就会痛。也就是这么短短的几天，W 的家里却充满了 L 的痕迹，当然，还有气味。L 收拾了东西，助理已经开着车在停车场等着。W 亲亲他的喉结：“我就不下去了，被人拍到怕的只是你。”L 忍不住吞咽了一下口水，他觉得这样的接触实在太过怪异，扭头就走。W 抓着 L 穿过的那件格子衫，虽然第二天就拿去洗过，上面却还满满的都是 L 的味道。他把衬衫摊开，盖在自己的脸上，吃吃地笑起来。

L 把脑袋往后视镜上凑，从车里找到白色的贴片，按在自己的溃瘍处，一瞬间药物与伤口接触的疼痛让他眼中充斥满泪水，嘶嘶地抽气。助理拉起安全带，看了他一眼：“你这是急火攻心。”等他把行李都在酒店放好，主演呼啦啦叫了一群年纪相仿的同事出去吃饭，主角请客，哪有不去的道理。

只不过坐在酒桌上看着对面的女明星有些恍惚。

在娱乐圈，往往是 alpha 和 omega 多。他们在某些身体特征上更为出色，更吸引大众。然而那个干瘦的女孩却是个 beta，罕见，而且不易。

W 没过半个月就来找他，L 颇为慌张地把他往酒店房间里推。

“你来干什么？”

W 从袋子里拿出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我是来还这个的。”

L 拿起衬衣往自己的行李箱里塞，让工作时刻的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之前和 W 产生了什么样的关系，猛地察觉了尴尬。

女演员倒是不避讳地来打招呼。W 点着香烟，在烟雾缭绕中询问：“我俩一会儿出去打游戏，你要一起来？”“打游戏？LOL 吗？那个我打得不怎么样，就不拖你们后腿了。W 少，留个微信呗，下次还能带带我。”

W 拿出手机，倒也没拒绝。

他把 L 拉出去吃饭。包厢里 L 总算是得了些自然，嘴里开始念叨着剧组的事情。比如泡在水里拍戏啦，冷得他连热姜汤都拿不住；比如演员中有个韩国人，他还学了两句外国话。W 就笑着听他说。直到 L 提起那个女明星。

W 嗤笑一声。她原本是个 beta，也是狠得下心，出国给自己装了个人工分泌腺体，漂亮得一时，谁不知道再生细胞早死光了，人造的味道就是比较难闻。L 张张嘴没说话。没点勇气谁又能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当普通 beta 都已经知道要喷点什么香水来去诱惑人类族群，在他们这一行的，只能做得更极端。但是唯有豁得出去的人，才能成名。

W 看了看那人的微信号：“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又揉乱 L 的头发，“你和她都一样。”

L 当作没听见。吃完饭把筷子一扔，问：“你不是说带我来打游戏的吗？”

W 起身结了账，带着 L 找了家看起来就不正规的网吧，两个人激战一夜也是输得多赢得少。L 仍然是乐此不疲。

趁着天尚且不亮堂，W 开车把 L 送回酒店。趁着 L 解安全带的时候突然凑过去，亲了亲他的嘴唇，手指按在腺体处。L 惊叫了一声。

L 捂住自己的耳根急急忙忙跳下车。香气四溢。

“下个月记得回来。”也不知道 L 听见没有。

## 5

L 并没有如 W 所愿回上海，拍戏这行当，哪能如他所愿双休单休调休的，凌晨三点依然要拍。结束了一场通宵的戏份，他推开房间门倒在床上就闭了眼。困极了真是。

黑暗中的他喘得厉害，脸上一片潮气的红。

梦里他站在一大片荒芜的草丛里，赤身裸体。

听见无数个人跟他说，你是个 omega。

你是个 omega。L 其实也不知道究竟自己怕的是什么。他的的确是 omega，所以呢，然后呢。但他的心里就是忍不住飘浮一些怪异的情绪，就不喜欢 omega。W 在他的耳边轻轻说，你怎么会喜欢 omega，你喜欢的是 alpha 啊。

L 挣脱着从那个如同漩涡一般的梦中醒过来。他的身体变成了一株缺了水的植物，每个细胞都张开呼吸着室内潮湿而热的空气，浑身酸的不行。隐隐约约感觉到下身的床单湿了一片。他的后穴一张一合不停地向外分泌液体。

这个月的发情期来了，突如其来，不知所措。

他浅浅地呻吟着，两条腿夹住被子，相互摩擦，可是欲望并不能得到纾解。肉物高高翘起，他仿佛是产生错觉了，室内有最诱惑他的味道。他握住自己的性器，试图缓解这种澎湃的发情欲望。可是射精之后，身体内部的需求就更加明显。他终于意识到那不是错觉。他赤脚爬下床，没有开灯，在一片黑暗里跌跌撞撞找到了气味的来源。是那件丢在 W 家的衬衣。L 抱着衬衫，大口大口地呼吸着。他猛然意识到什么，在桌子上找到了自己的手机，手指忍不住颤抖，打给 W。

W 很快接听了。L 听到 W 的应答声，眼眶突然湿润了一下。他在 W 的面前似乎总是很脆弱，很爱哭。

“W、WSC，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发情了？”

“我的衬衣，为什么会有你的味道？”

“它在我家呆了那么久，有味道不是应该的吗？”W 的语气很放松，他把后背往沙发上一靠，手里的签字笔丢到茶几上。“你的衣服落在我家，我穿了好几天，味道应该很浓吧，你喜欢吗？”

L 堪堪的又落了两滴泪，说话的时候带着鼻音，每一个字都说得又粘又腻：“喜欢……WSC……我好想要……”

W 吸了一口气：“L，你真乖，接下来也听我的好不好？”

L 点点头，他的眼泪似乎是永远止不住了一样，仍然接连不断地往下掉，又发觉 W 并看不见他现在的表情：“好……”

“现在把睡衣脱掉。”

L 在地上爬着寻找不知落到哪儿的耳机，随后才一颗颗解开自己睡衣扣子。

“脱……掉了……”

“裤子呢？”

L 坐在地上瑟缩了一下，“也脱了。”

W 拿着手机走向自己的卧室：“接下来，自慰吧，用你的后面，那里一定很湿了，很需要安抚。”L 的哭泣声更大了一点，他的右手颤颤巍巍地摸到自己的后穴，果真是泥泞一片了。他直接往里伸了两根手指，肠道紧密地包裹着他的手指，喘息声透过手机在 W 的耳中听

来有些变质，但丝毫不影响他的性欲。他拿出一把钥匙，打开了一个抽屉，里面是上次 L 在他家被干晕之后偷拍的照片。他怎么能那么香那么甜。W 对着听筒亲吻了一下，适当地向 L 表示鼓励。L 已经往自己的体内塞了四根手指，加快了速度抽插着。他一边尖叫着：“WSC 你快进来！”一边射精了。W 把照片的顺序重新摆好，笑了笑：“酒店床下有紧急抑制剂，红色那支是 omega 专用的。”L 瘫软无力，勉强支撑自己站起来，摸索到床边给自己注射了抑制剂。他四肢摊开，倒在地板上，眼前是一个破碎美丽的万花筒。大约在纯粹的黑中，才能生得莫名的勇气面对这个自己。

他坐在浴缸里，拧开龙头。狭小的浴缸里，水逐渐地向上漫延。L 抑制了自己的情欲，显得冷静了许多，温暖的水环绕着他，在他的胸前激起小小的波动。他的乳头还硬挺着，温水不停地拍打，让他的头皮发麻，幻觉中 W 拥抱着他，吮吸他的乳头。

## 6

L 一直好奇，是不是从事娱乐行业的人都像鸟。飘在半空，南北穿梭。直到哪天重重地摔倒地面上，被当初仰望自己的观众嘲笑。在北京的摄影棚内拍了十整天，终于得了个空闲。L 原本是想好好休息一下的，却收到来自 W 的短信。L 觉得奇怪，W 究竟是怎么知道他们的行程安排，他戴上帽子坐上车跟 W 去公司楼下那家电影院，或许是提前安排过，整个放映厅里只有他们两个人。W 回答 L 的疑问：“拍摄的钱是我们出的，你觉得在哪儿拍不需要向投资方报备呢？”L 解开自己的大衣扣子，放在前面的椅背上，坐下来陪 W 看电影。

影片是长长的绿色梧桐树，一张白纸走街串巷。W 指着大银幕上的男主角，对 L 说：“看到没有，你的角色，随时随地都能被替代的。”

L 偏过头看 W 眼中那一点白色的光亮，长足地舒了口气：“我知道。”

W 凑过来的时候 L 是有预感的。

W 炽热的气息喷在脸上，在黑暗中这热量更甚，意味不言而喻。这是第一次两人都在清醒状态下 W 发出邀约。L 的发情期尚过半月，W 不会不知晓。以往都是在情欲烧脑里被 W 领着，意识混沌到只认得清眼前人。可现在大脑清醒的厉害，L 不自觉地想往后躲，却被 W 一把握住了后颈。

心里不知是藏了什么情绪，扑通扑通跳得又急又响，面前电影里播的什么都听不见了。W 一点点凑近，L 整个人僵硬得不可动弹。W 凑到毫厘之外停住，声音低哑：“觉得刺激吗？想试试吗？”然后不等回答便上前将他的嘴封住。W 的吻技原来没有那么好，相比起他的床技。但他俩在一起之后 W 进步神速，此刻 L 觉得嘴不是自己的嘴，而是 W 的一块糖，被他反复舔舐吸吮，小小的啃咬激得 L 浑身发麻，心窝里痒得像是落满了兔子毛。

L 的身体渐渐放松下来，双臂不自觉地搭上 W 的肩膀，在他背后箍成个松松垮垮的圈儿。W 嘴还吻着他，一边手开始熟练地解他的衬衫扣子。影厅里空调很足，他身上这件棉衬衫薄得像纸。W 又褪了他的裤子，两条长腿暴露在空中，在屏幕变换的亮光里白得发亮。身上只挂了件半褪的衬衫，L 被吻得迷糊想自己脱掉，却被 W 阻止了动作。“别脱，宝贝儿，就这样挂着。”说完低声笑了两下。

L 不懂他搞什么名堂，只是乖乖的听了话。大脑好像和发情期一样兴奋，成了一团只听 W 话的浆糊。W 一把将他拥入怀里，两人火热的胸膛贴在一起，还带着那半件衬衣。“烫得跟发情一样。”W 让他坐在自己腿上，大手用力的抚摸着他的瘦削的背脊。W 的手像火，所及之处都燃成一片荒芜。仅仅是隔着衣物的抚摸就让 L 呼吸变重，喉头哼哼出声。W 摸到腰侧，很快地掐了一下，L 低呼一声便倒在 W 身上。W 很低地笑了一下，手继续往下，摸到股缝处，用 L 衬衫的衣摆轻轻蹭着穴口，又隔着衣摆用力地揉捏着他的臀瓣。L 没想到他要这样玩，隔着咫尺却得不到的感觉太难受了，他不禁用半遮的臀去蹭 W 的手。

“干什么？”L 有些耻于说出口。“没发情也这么浪。”W 一巴掌拍在他屁股上。“要……要。”“要什么？”L 不说话。W 掀起他的衣摆，把手指一点点没进去。“是这样吗？”L 仍旧没说话，身体却作了回答。

W 挑着嘴角看 L 跪在他大腿两侧，手扶着他的肩膀自己一耸一耸地用后穴磨蹭着 W 的手指。

“操。” W 一把搂住他的腰将他贴近自己，眼睛里已经有了狩猎的野性。他上前含住 L 胸前的红点，又舔又咬，L 被他弄得直哼声，不知是疼还是舒服。

等到 L 胸前的两个小肉球都饱满通红，W 才松了口，将他横放在旁边的沙发椅上。情侣座宽敞也软，但对于 L 来说还是太短了。他上半身被弯曲在两个扶手之间，看起来委屈极了。W 半跪在座椅上面对 L，将早就硬得不像样的性器抵在 L 的穴口，L 自觉地就将小腿搁到了 W 的肩上。W 笑着拍了拍他的大腿表示夸奖，身体果真是有记忆的。他扶着自己的先小心地进去了一点，怕 L 不在发情期没有好进入。L 哼了一声却也没有想象中痛苦，等了会儿见 W 没有动作，便用水汽迷离的眼睛望他。“你，你怎么还不进来……” W 又笑着掐了一下他的腰，干脆整根没入。L 倒抽了口气，瞪他的眼睛有些底气不足的恼怒，又有些委屈。W 看着他虾米样的姿势难受，向前搂住他的腰让他半直起身。“怎么样，能动了吗？” L 低着头，牙齿咬着下嘴唇，好一会儿才点头。W 这才扶着他的腰，开始抽插起来。L 双臂圈住了 W 的脖子，头搁在 W 肩后，跟着 W 的频率小声地叫床。W 抽插的速度越来越快，啪啪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影厅里显得特别响，L 浑身臊得发红却忍不住更加兴奋，手哆嗦着摸到自己那根，上下飞速套弄着准备迎接高潮。W 听着他叫的越来越响，手也伸到了前面，知道他濒临精关，却一把握住他的两肩硬生生的停了下来。W 又换成一只手扶腰，L 被他控制住了自撸的手，整个人一下子浑身战栗起来，连嘴唇都在发抖。

W 盯着他发红的眼眶，却极力冷静地发问：“L，你能离开我吗？”他用了“能”，不是“会”也不是别的什么。这是 W 的方式，他只在乎结果。

L 声音哆嗦着，还带着情欲的潮气：“不……不离开你……求你……动……”

W 也没多为难他和自己，又开始慢慢抽动起来，却没停下说话。“L，听着，你永远无法离开我……”



“不离开你……啊……再快点……”

“我们是一体的……LGX，你这辈子都没法摆脱我……”

“一……一体……啊……啊……啊！”

几个回合下来，L 浑身是汗地瘫倒在 W 身上。W 抱着他没动，直到电影结束。

L 在找回的些许理智里，大约模模糊糊地明白了一些事。

## 7

L 穿好衣服走出电影院打了个寒战。W 笑着让他夹紧屁股别流出来了，他别过头去看电梯里自己毛绒绒的倒影。W 接了个电话，却只喂了一声，长长的沉默在电梯到达的铃声响起暂停，W 挂掉电话。L 也懒得问，开了门直接走进洗手间，坐在马桶上，体内往外流着液体，有些干涸在大腿上，L 冲了水，径直脱了衣服钻进淋浴间洗澡。

当他穿着浴袍拿着毛巾擦头发，W 站在料理台前磨咖啡豆。L 听到门铃一声比一声急促，打了声招呼去开门。

被冲进来的人影撞了满怀，来者他认识。

一巴掌扇过来，脸上火辣辣地疼。W 冲过来抓住了张的手腕，L 愣愣地看着这混乱的局面，W 冷着一张脸问：“你来干什么？”张小姐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挣脱了 W 的手，冲到厨房把放在台面的马克杯敲碎，拿着一块尖锐的碎片抵着自己的脖子。

嘴里念个不停，为什么。

L 的脑袋还麻麻的。W 看着一地的狼藉，拿起电话，对张小姐说：“你冷静一点。”

张把碎片又往脖子紧了紧。

“上来个人把她给我带走。”

保全来得很快，只是张小姐赤脚站在满地的碎片中，脚底的血印染了白色的地板砖。她看着 W 把 L 带回房间，仿佛是瞬间失去了力气，跌坐在地上。W 重新出来，看着她。

张噉噉着嘴唇，满脸泪水，抬起头问 W：“那当初你为什么要救我？”

W 并没有给答案，保全把她带走的时候，W 直接关了门，连一句安排都没有。

L 不肯回房间，站在楼梯道上，看着下面几个人的对峙，突然想起来，那次也是这个人。

那时候他尚且没和 W 发生什么苟且的关系。W 的生日，在热带的岛屿上，丝毫感受不到寒意。L 就去了那么一次，还带着病。下午的时候大家都在泳池边三三两两地聊天。L 彼时还不算出名，倒也有几个女孩子凑过来要和他拍照，他没拒绝。张小姐穿着嫩绿色的纱裙，笑得妩媚又天真。她高高兴兴地挽着 W 的手臂，走进来。

L 只觉得那天的太阳白晃晃的，池面波光粼粼，像是有无数条金鱼。

因为他站在池边，周围没什么人，伸出一只脚踢水玩。张小姐拍拍他的肩，一转头，年轻的面孔带着笑，将他推进了水池。L 觉得自己的身体实在是太沉了，他又不是不会游泳，可是手脚都用不上力，怎么蹬腿都没用，像是六岁的时候第一次去游泳，哭得厉害，抱着父亲的大腿，害怕扑到他身上的海水。

猛地在水中睁开了眼，L 意识到自己要活过来，一下子得了力气，双腿站了起来。W 也在水池里，两个人湿淋淋地面面相觑。L 勉强裂出个笑容，你来救我啊？W 抹了一把脸上的水，游到岸边。张小姐手里拿着果汁，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W 走过去，她还笑着递给他一块浴巾。W 拿着浴巾扭头看 L 从泳池里爬起来，一大张浴巾盖了他满头满脸。

W 拉起 L 的手腕。走，回去换衣服。

酒店里空调开得很大，L 裹着浴巾忍不住发抖。W 觉得 L 抖得不对劲，凑过去摸他的额头，低声骂了他一句傻逼。被拖进房间，L 冲了个热水澡，又被 W 塞回暖烘烘的被子里。冰凉的温度计贴在他太阳穴上，眼皮还跳了两跳。W 看着温度计上的数字，把室内温度调高了点。L 看着 W 的背影，没有来得及换衣服，浑身都湿漉漉的。

他的嗓子又干又痒。“你回去换身衣服吧，别也病了。”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小病狗。”

W 似乎是去洗澡了，L 闭着眼睛听哗啦啦的水声，沉入了黑暗的梦境里。

醒来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彻底黑了。

外面的沙滩闹哄哄的，大概是 party 开始，L 也实在懒得动弹。把被子在身上又卷了一圈，打算再睡一觉，床头的手机突然响起，只好从被子里钻出一只手接电话。“开门。”

“哈？”

“按了那么多次门铃没听见你是睡傻了啊？”

W 蹦着去给 W 开门。W 手里提着两个盒子。

“虾粥和蛋糕。啧，过个生日倒来服侍你了。”

L 眼珠子早就在蛋糕上面了，W 坐到一边，“蛋糕别多吃，伤嗓子。”L 点点头，一口咬了一大半过去。嘴里鼓鼓囊囊：“你不去？”“他们那群人不会注意到我不在的。”

L 用手指头挖了一口奶油递到 W 的嘴边，“你的生日蛋糕诶，你也吃啊。”

W 翘起二郎腿看着他：“L，你是忘了自己是个 omega？”

L 站起来，突然觉得自己也饱了。走到飘窗边，看着海上的星星一闪一闪。“没有啊。其实你觉得我进圈到底对不对啊？虽然圈里是 A 和 O 占优势，但 omega 都是女性，我……”W 没回答他，L 继续说：

“我有时候老是睡不好，特别怕。我知道男性 omega 不少，但一般不会像我……”他努力地想个形容词，“抛头露面？大概吧。都是从事相对隐蔽的工作。但是……”

“但是你喜欢。”

L 侧过头看 W。

“你喜欢的话就去做好了。”

W 抬头看见站在楼梯上的 L，“你还想喝咖啡吗？”L 摇摇头，W 叹了口气：“行了，反正人也走了，下来吧。”L 对着手机的反光照了照，还有点想笑，现在的女孩子指甲留得也太长了点：“你说这个会不会留疤？”W 在抽屉里好不容易翻出个医药箱，拿着棉签沾了双氧水掰正 L 的脸，给他消毒。

L 看着 W 认真的神情，恍惚间似乎是那天两个人站在飘窗边看外面的烟花，像是无数颗星星的火。

他拿到地址的时候看了下自己的行程表，给助理发了微信让她不用准备自己的午餐。换好衣服下楼的时候让出租车司机拐个弯去买了一束花，挑的是嫩极了的百合。他推开玻璃门，对前台的姑娘问：“你好，我预约过的，想见一下 627 的……病人。”

干净的房间内，张小姐对着自己的掌心认认真真地看，L 站在配有隔断的窗外，阳光被分割成细细的条纹依然溢满了整间屋子。他敲敲门，张小姐站起来，接过他手里的花。把脸埋进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花好香。”

L 也笑：“什么香味？”张小姐把花放到一边：“就是那种香到让你打喷嚏的味道啊，我很喜欢插花的。”L 看看她的身后，“但是你现在在画画。”张小姐努努嘴说：“上个星期她们把我插花的作品都带走了。好像是哪天我拿剪刀剪头发吧。”L 看着她，“其实你短发比较好看，真的。”张小姐抓住他的衣袖，L 低着眼看她的手，腕子上裹着厚厚的纱布，上来带路的小护士说，几天前她试图用花瓶割腕，被拦下来了。

“你有带手机进来吗？”

“嗯？”

“我想看看我现在的样子啊，你都夸我好看了。”

“抱歉，她们也不允许我拿手机。”L 高高地举起自己的双手，

以示清白，他身上可是一件锋利器物都没了。

张小姐把手缩回桌下，眼神里闪着希冀，“那你来找我，干嘛？W 先生让你来的吗？”

L 摇摇头。

一下子光灭了。

“他……真是一个薄情的人。我讨厌他，”

L 试图在自己没有东西的口袋里找出一张纸巾。

桌面上的泪水一滴滴汇聚成小小的水洼。

“又喜欢他。”

“你不生气吗？那天我打你，还有之前推你的事情。”

“女孩子……再说，我的伤都好了。”L 侧过脸给她看，连创可贴都没有在用。

她站起来，把室内零散着的素描画收起来，递给 L。

“我谢谢他救了我，所以我讨厌他。”

L 走出疗养院大门，外面太阳西下，天空中一大片厚云被折射成淡淡的紫色，L 只觉得从未有哪天的傍晚像今天这般平静的美丽，连风都是少见的柔软。走了许久才拦到一辆车，司机见他神色抑郁，想必是有什么认识的人在这疗养院里，也就闭了口没找他搭讪。他把画一张张翻过去，一叠放进一个文件袋中，对于给不给 W，他是在犹豫的。

张小姐收画的时候手发着颤，有些地方被她的眼泪晕开，“我把它给你了，就意味着我会忘记的，所以你可不可以帮我记住，他很好。”

画里是伦敦的摩天轮，是苏格兰的古堡，还有哈利波特的博物馆。

故事的起点是张小姐自嘲的欲望，被骗到国外的时候还觉得自己得了自由。直到她的 omega 腺体被剷除，没有打麻药，被固定在手术台上，疼得她咬破了嘴唇，眼前一阵黑一阵白。后来，她在一个小房子里看了两个月的阴天，和好几个女孩，同她一样的。

后来她学会了对着那些人笑。

这个傻逼又操蛋的世界，张小姐对着坐在一旁抽烟的先生面不改色喝下一杯混酒，她不是一个人了，是个玩具。

在池沼里扑腾着呼救，从来就没人听见。直到 W 被带到那个地方。

张小姐歪歪头，想，自己是有多长时间没听过中文。趁着整个包厢黑暗且混乱，旁人的呻吟一声大过一声，她跪在厚厚的棕红色地毯上，拉住 W 的裤腿。W 惊异地看她，张小姐问：“你可以带我走吗？”

W 点头了。那天张小姐沉默地趴在 W 的腿上哭泣。泪水打湿了他的膝盖。

W 和张小姐算是在英国过上了段平和的日子，W 会给她做饭，带着她四处游玩，而后，跟着他一起回国。原本毫无波澜的生活从她跟着 W 去一次聚会开始不对，她还认得当时把她骗去国外的人。在国内仍然风生水起，身边跟着几个漂亮姑娘。张小姐摸摸自己的耳后，她是一个没有了腺体的 omega。

这段时间她在疗养院里一个人呆着，自己清楚这些治疗的费用还是 W 出的。她很努力了，把自己从个玩具，变成一个正常人，别的事情真的不能强求太多。W 对她那么温柔，怎么会不喜欢呢。

张小姐拿着剪刀贴着自己的头皮剪下一缕头发。

“是我想要的太多了。我想，他喜欢我能像我一样喜欢他就好了。”

“L，你喜欢他吗？”

## 9

一切亲吻都是有意义的。当他能清醒地入侵 W 的屋子，就意味着有很多东西都在改变。

比如他第一次走的时候顺手丢掉了牙刷，那里又被重新放回一个崭新的。

W 给他打开门，L 在面对那瞬间的光亮的时候抓紧了自己的背包

带。

“你紧张什么？”

L 把包放下，和他在一起的 W 似乎和张小姐口中的那个不太一样。他并不觉得 W 有什么闲情雅致，反而给他莫名的压迫感。他时常有这样的惶恐，好比在读书的时候，他骑车上学，天还蒙蒙亮的时候，他一个人，背着厚重的书包，在没有人的大街上穿行，突然间，砰地一声，轮胎就爆了。他在 W 的面前，就是一个轮胎，W 还在不停地往里面充气，越充气他越害怕。到了承载极限的那一天，他也会爆炸的。

毫无防备地，将自己的内部全然的展现给世人观摩。

“你就背着这个包来？”

L 看看自己简易的装备，不过就是又来度过一次发情期而已。

W 笑了笑，那你最好现在去洗个澡，一会儿我们要出去。

出去？去哪儿？

见你的同行们。

L 换好衣服跟着 W 坐上车。他实在是累，刚拍完一部电影，得了这么半个月的休息，靠着车窗玻璃闭眼养神，无数的灯光霓虹映射在他的脸上，在一个红灯前，W 停下车，看着 L 耷拉着眼皮睡觉的模样。他的鼻梁高而挺，在灯光下形成干净的线条，一半阴影。眼睛闭着，看不到其中的水光，倒是睫毛长长的，并不往上卷翘，十足的僵性子。唇色，原本是淡的，W 在开车前忍不住亲吻他。L 没有反抗，反而弱势地搂住他的脖子。直到有另外一辆车开进来，猛地推开 W，故作镇定，走吧。到现在仍然是一片水光潋潋的模样。W 无声地笑笑，扭过头换挡。

L 看着 W 走在前面的背影，稍稍停下脚步。四面八方的镜子反射着昏暗的光线，路程曲折又长。下车前他喷了不少 alpha 香水，此刻心却无端端跳得有些快。

“LGX，你最好给我打起精神来。”

W 等着迎宾小姐推开包厢的门。

“如果害怕的话，就喝酒吧。”

L 笑着和其他客人打了招呼，不少人对他还有些好印象。W 也就轻描淡写地说 L 是他最近认识的朋友，娱乐圈他不熟，才让 L 一起来。酒过三巡，不少人都显现了醉意。L 给 W 挡酒也是半醉，支着脑袋看 W 和另外一人说话。然后一个年轻的女孩被推进来。他作势起身打算去洗手间，W 一把按住他的动作。L 就看着那个女孩，跪在地上，使劲闻着空气。L 想，她应该是发情期了。她磨蹭着往 W 的方向来，直勾勾盯着 W。W 却仿佛是轻松得很，扫了一眼，便扭过头跟 L 说话。

“这是他们饭后娱乐。Alpha 的战利品。”

L 的拳头攥得很紧，手心都发疼。

“真恶心。”

“你真恶心。”

他不停地用酒精麻痹自己的神经。终于在意识混沌的时候被 W 带出了酒会。

W 让他倚着路灯，自己下去取车。冰冷的风刮在他的脸上，远远看到 W 开着车过来，实在是忍不住蹲下身，吐了一地。W 从车里找出一瓶矿泉水，递给他。

吐过之后胃部得了些舒适，他也不再说话，沉默地坐回副驾驶。W 倒是没有把车开回去，反而一直往反方向开。把车停在路边，他带着 L 出来，附近几乎没有人，他们两个就靠着栏杆，望着外面波光粼粼的江水。“诶，说话，还觉得我恶心？你才恶心，吐成这样。”

L 低着头笑，没有说话。

片刻后，他眨眨眼，问：“你遇到张小姐是不是，和今天这样的场景类似？”

W 从外套兜里掏出香烟，点燃后才回答了这个问题。大概吧。不过，这也是她们自己选的不是吗？L 扔了颗石头下去，扑通一声打碎了水里的月亮。

今天带你来，的确是想让你认识一些人的。如果你不喜欢，那以后就算了。

L 点点头，对，我不喜欢。



你倒是答应得快。

但是，L，你不能一直装傻下去。你不看不意味着他不存在。在你们这个圈子里，关系比伯乐更重要，因为伯乐不常有，关系可以制造。

我们不就是在制造关系吗？我给你上，这种关系是交互的。别的，我也什么都想不出来了。

他显然是被江风又吹糊涂了大脑，痛苦地叫了一声蹲在地上，嘴里念叨着我冷。W 低头瞧他的发旋儿：“冷就上车啊。”L 伸出手，拉住了 W 的袖子：“对不起。”

W 没搭理他这句，把脖子上的白色围巾取下来，套在 L 的脑袋上。L 抓着他的手倒不肯放了，用 W 的手心贴着自己的脸颊：“你的手好舒服。”

W 觉得自己的脸大概是被这个笨蛋传染，也有点热。

## 10

娱乐圈的 omega 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的，恐怕没有人比 L 更害怕。出人头地的方式有很多种，最开始大多是参加艺考，进入各种艺术类院校。后来有了造星团体，唱歌的表演的，各式各样，满屏幕都是各式各样的明星，有些人一晃而过再也没出现。omega 总能吸引众人的眼球。L 时时刻刻都在提心吊胆，像一个盲人走在最繁华的街头。那些和他一样的人，最后都去哪儿了呢？烤好的吐司弹跳了一下，打断 L 的思绪。今天他要拍一场水下戏，旁边动作指导确定了半天他的水性，他把身上的外套一脱，跳进了池子里。在水里睁开眼。

那些人强迫或者自愿，最后都消失在幕前，和他们的 alpha 在一起，美的像昙花，极其迅速地枯萎。那他和那个 alpha 的关系，会成为这样吗，他不敢往下思考。

等他从水里爬出来，到监视器前看了一遍自己的表现，导演拍拍他，过了，赶紧去休息。L 裹着助理送过来的毛毯，打算回去把自己弄干。湿漉漉的头发黏在额前，他一抬头。W 就站在不远处等着他。白灿灿

的日光照下来，L 还有点懵，你怎么会来，这里交通挺不便的。

你个傻逼。W 又戳破他的小心思。我来看看我家的乐园施工进展的。两个人在这青天白日里行走，让 L 有了晒得心脏发疼的感觉。他尽量让自己的步子慢下来，W 扭头看他。怎么了？ L 张张嘴，仿佛有无数的话要说，最后还是变成一句，圈里的 omega 们好像都消失得好快啊。

他们是那些，啧，alpha 炫耀美色的工具。借由这些 omega 赚更多的钱，获得更高的地位。对那些人而言，omega 是工具，可以用来进行各种商业交换活动的。这种纯粹的投机利益，不存在尊重你们的理由。omega 一旦变成商品就有过期的风险，美貌这种东西存在的时间太过短暂，无法保值。

L 听着他的话，呆了两秒，这些东西他也清楚。所以他隐藏了自己的身份，钻进这个光怪陆离的地方。

虽然还是觉得拙劣，但不得不说，LGX，你这种方式已经非常勇敢了。L 的肺泡里涨满了他眼前这个家伙的味道，一呼一吸，看着 W，我去换身衣服。他躲在洗手间里对着镜子笑了起来。真的不一样，他拥有了太多特权，至少他只需要面对 W 一个人，不是吗。

为了未知的选择而恐惧，是件多么无谓的事情。晚上他陪着 W 出门逛街。W 在夜市上买了根水蜜桃味的冰棍，递给 L。L 接过来，咬了一口，香精灌满他的喉咙，也算是刺激了一下。南端的城市夏天热得很，只有夜晚不接受太阳直射的时候显出了格外的舒适。他和 W 走在热热闹闹的夜市街上也并没有谁认出来，反而让他觉得，这是第一次和 W 能相处地这么自在。两个人坐在小摊上等着老板上烧烤，W 叫了两瓶啤酒，问 L：“能喝吗？” L 看了一下酒精度：“你也别太小看我了。”一口肉一口酒，L 辣得直抽气，还不忘问 W：“什么乐园啊，以后我来玩儿能打折不？话说我觉得你们家挺有想法的，一南一北建乐园。” W 喝了一口啤酒解辣：“水上乐园，里头净是你不敢玩的设备。”“我有啥不敢玩的。”“过山车。” L 考虑了一会儿，回答：“如果是你的话，我会玩的。” W 倒是有些惊奇了，“为啥？”“信任你家质量好。” W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竟然看着他吃吃的笑起来。“吃

饱了没？走吧。”L 最后回酒店前还是忍不住买了两个菠萝，W 走在旁边，像是不经意提起来：“你现在的钱都存着呢？没打算做些投资什么的？”L 提着塑料袋一晃一荡的：“还没呢。”

“要不你把钱放我这儿，最近有几个投资项目不错。”

L 咂咂嘴，行啊。

临进房间前，W 拉住他的袋子：“你最近打官司那事儿，我听说了。帮你找了几个律师，回头记得看邮件。”说罢把袋子里一盒切好的菠萝拿走，“这就当你的谢礼了啊。”

L 关上房间门，并没有第一时间打开灯，他在黑暗里想了好久，W 像什么呢。这里第一个声音，第一道光，虽然不知道那会带来什么，但是对于他而言，却是忍不住地往前走。

你不要这么小心翼翼，前面是路又不是沼泽。闭上眼前，L 的脑子里是 W 同样被烧烤辣到的表情。道理太多，大概是 W 比较能讲，所以他都信了。

## 11

L 试图反抗的是本能。W 制止了他，两个人坐在凌乱的床铺上。L 闭着眼睛靠在 W 的肩膀上喘气，相比起 L 的糊涂，W 显得要镇定许多。在这段原本应该是 alpha 与 omega 相互的关系当中，W 占据了上风。他压制住 L 扑腾的腿。一双手，从小腿逐渐往上抚摸。L 浑身赤裸，在 W 的怀里，像一条鱼。W 拿出一个道具，放进 L 的手里。像是要把这条鱼开膛破肚了一般。

“接下来要怎么办？我的……omega。”W 吻着 L 的发旋。

L 睁开眼，脚不受控制地弹动了一下。他看了看手里的东西，伸出舌尖，一点一点将其舔舐湿润。泪水挂在睫毛上。W 的左手覆盖在他的胸前，问：“为什么要哭。”L 颤颤巍巍的拿着道具往自己的后穴塞。

心跳很快。

狭小的穴口瑟缩了一下，才勉强咽下道具的头部。在柱体进入的时候，L 无声的呻吟着。W 含住他的舌尖，暧昧的话语说了无数遍。L 在半清醒半迷糊中对 W 说。“我是 L。”

W 握住 L 的手，狠狠地将柱体推到最后。L 尖叫了一声。W 的食指绕着穴口勾了一圈，将透明的液体划在 L 的鼻梁上。“谁说你不是呢。”手机铃响起，W 眯着眼，接听。L 呼呼地喘气，他抓住了 W 的袖口，硌得他掌心又痒又疼。他什么也听不见。

然后 W 把 L 摊在床上。整理好自己的上衣，“先用自慰棒解决吧，我很快回来。”W 走了出去。

L 被情欲折磨得四肢发疼，他勉强站起来，走了两步。体内的器物突然震动起来，L 跪趴在地上，一点点向窗边靠去，想试图用玻璃给自己发烫的身体降温，却让窗户也变得和自己一样滚烫。他的两条光裸的腿在不停地挣扎，L 伸出手，抚慰起了自己前面的性器。

庭院里开的花因为绵延不断的雨，落了一地。在冰凉的雨水击打下，残损得厉害。L 跪靠在落地窗前，与粗粝的地毯摩擦着。W 推开门，就看到 L 的身体，在阴雨天的光照射下，白得泛着冷色的光。然而他是热的，看见 W 回来，眼神里都是急求的渴望。W 按下遥控，窗帘缓缓闭合，身上的光逐渐消失，直至室内完全黑暗。W 一步一步靠近他。在无限的黑暗空间里，其他的感官都被放大，W 在地毯上刻意放缓的脚步也能让他的血液随着频率颤动。在被信息素控制的情况下，他是 W 的寄生植物。W 轻轻呼唤着他的名字。L 抓住了 W 的手腕。在一片纯净的黑色里，只有丁丁点点勇敢莽撞的光透过缝隙钻了进来，映在眼睛里，汇成一颗晶莹的珠子，仿佛在 L 的水膜里晃悠悠。

W 趴在他的身上，从湿透的额头开始亲吻。在深吻当中呼吸是件困难的事情，L 的头开始发晕。W 拔出震动不停的器物，后穴烫而湿润。他稍稍解开了自己的拉链，将自己的分身逐渐推了进去。契合的很好。W 亲亲 L 的太阳穴。皮带蹭的 L 肚子上柔软的肌肤有些疼，但却让他感受到了另外一个人真实确切的存在。

L 恢复平静后，看了看床头柜上的热水与药片，顺从地吞下去。W 从淋浴间出来，对他说：“二审结果出来了。”L 往被子里钻了一些，声音轻微：“谢谢。”

“如果要谢的话，下个星期陪我去新西兰吧。”W 在他的左眼皮上啄了一口。

随之而来的是不停地跳动。左眼跳的是谁来着，他不太记得了。

## 12

然而他最后依旧是没能去新西兰。他病得厉害。W 在浦东机场拿着他的护照，打了半天的电话也没人接。让助理去家里找人，脸色惨白，助理打了电话过去。W 手里的护照和登机牌捏紧了一些，让助理把 L 带去自己常去的那家私立医院。保密性第一。透明的液体注射进手背，L 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数点滴，他算是彻底不信了，什么跳财，来趟医院倒是花了不少钱。

病去如抽丝，L 的病轻轻重重，大半个月都没好，整个人快快的。服用的药物含有催眠的成分，他闭着眼躺在阳台的藤椅上，眼前是晒出来的一片温热的血红。隐隐约约听到 W 助理和医院联系人的对话声。张小姐还是自杀了，在厕所里，用自己的牙刷。L 的舌苔发苦，他摇摇晃晃站起来，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房间，摸索到自己因为那些不知道要怎么来形容的小私心而留下来的牛皮袋。

每一幅画的背面都有用铅笔写的字。视线无法聚焦，只有一块重叠的影。

L 觉得自己的脊背上仿佛是有了一条长蛇在爬行。咬住了他的动脉。凉沁沁的，让他脑袋发晕。他把那些画重新放好，缩进被子里瑟瑟发抖。在无尽的梦里呢喃着，出了一身的闷汗，第二天买了下午的机票说要飞到香港试镜。他现在也许算得上是自由身的，即使是被安全带绑在狭小的位置上飞向五千米的高空。W 恰巧是那天晚上才能回上海。L 并没有提前和他说，等到 W 打电话来，L 才说了自己这几天的工作。

他的声音还有些粘滞，喝了两天凉茶，苦得他直皱眉。香港的酒店空间算不得大，他坐在写字台前，把那天收好的画带到这儿。

W 比他想象的要残忍多了。

可是，图画背后的张小姐说。W 对 L 是不一样的。像是一个崭新的玩具那样有意思。L 的小心，L 的勇气在他面前都脆弱的不堪一击。然而他却极其有兴致的，让 L 一步步往前走。一个能轻易拿捏的对象并不值得让人去过多的花费心思。好玩的事情有很多，例如下棋。自己走一步的时候，对方也有相应的动作。L 让他觉得好玩了。能够扑腾，能够挣脱的生物，最后被人牢牢地控制在掌心才是这个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事情。

逝者已经不能继续言语，早早地把一些不该让人知晓的东西公之于众。他最后还是烧了那些画。

L 一个人坐在地铁里，无数的人潮上上下下。他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从某个站走出来，走到大马路上呼吸些新鲜空气的时候，发现四周是高耸入云的建筑，摇摇欲坠的像是下一秒就会全部砸在自己的身上，把他彻底压死在厚重的钢筋铁泥之下。而站在这些玻璃建筑顶层的人，大多是成功的 alpha 们，他们的生活优质并且精彩，在他们的康庄大道上，有无数枚代表成功的勋章，omega 是其中的一枚，不，对于这些人而言，这些点缀可有可无，即使 omega 的拥有成为某一种情感生活上优越的表现，也不应该只有一个。omega 这些美丽的生物，总要花团锦簇才好看。

他的面试总算是成功了。在摆脱前东家冷藏的事实后，他终于能从茧中获得新生，得到了，自己一直想要拥有的东西。找了一个新助理，跟着他东奔西跑。又从南方飞到了积雪的东北。雪原里让他暂时的与外界完全脱离了联系，每天能够面对的就是各种拍摄场地，从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倒是让他混乱的大脑能得了些短暂的空闲。只是他没想过，W 开着车上山来找他了。

造型师往他的脸上泼了一把雪粒，在手心里融化了点，又迅速的

重新凝结。他的睫毛上也落了雪。坐在 W 车里的副驾驶座上，愣愣地看着前方。半天不眨眼。W 侧着脑袋看他，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倒是很有那个时代的严峻沧桑感。睫毛上的雪融了，他伸出手，抹了一把。那双水亮亮的眼睛又这么望回来。大概是病根一直没好全，L 瘦的线条依旧明显，嘴唇原本是干涩的，舔了舔，倒又是那种非常态的嫣红色。W 笑了笑，你说你究竟成天在想什么。

L 的脑子里咕噜噜煮着一锅燕麦粥，雾气弥漫着什么也看不清。

接到新剧本的时候，L 才明白。因为张小姐的那些话，他想的，不过是要证明自己的存在。

## 13

但是对于 W 而言，L 又开始原地踏步了。这样的进展，让他觉得有些焦躁。开会的时候不免敲了敲桌面。部门经理拿出了新的投资方案，W 穿上大衣，说，这件事我亲自去办。W 自认称不上是个善人。经商之道，没有什么情义可讲。对于他们这种公司而言，更是要稳准狠，要像刀子一样。但有时候也是厌恶，因为自己是 alpha，更因为自己的家庭条件，所以一切的成功在别人眼里看来都是理所应当的。L 的病不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原本还想让 L 和他去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这样 L 大概会更加明白自己是无法离开 W 的。但是他突然病倒了，或许是因为那场欢爱让他受了凉。W 猜是的，那一次发情期是他在这条控制 L 的路上受了些挫，W 扶着自己的额头突然笑了起来。

机场贵宾厅一如既往的安静，他坐在窗边，闪电瞬间照亮了半片灰色的天空。雨水打在玻璃面上，宛如一场声势浩大的梦境。在漫长的等待过后，他被空姐带着上了飞机。他的助理发了短信过来，把 L 已经安置妥当。W 关机的时候对自己说，不用着急。即使他内心已经陷入巨大的乌黑沼泽。

这次投资比他想象的要耗费的时间长了许多。一个星期双方都在为了合同绞在一起扯皮。W 周末的时候带上随行人员，说要去玩跳伞。他一贯是很喜欢这类游戏的，有种让他濒临死亡的快感，刺激得不像话。

也能在猛烈的风中把自己的脑子冷静下来，从零开始思考。

原来说，L 对他的特别，只是他的气味而已。W 向来是对这种信息素不屑一顾。但是在戳破了 L 的假象后，他竟然觉得好玩了起来。L 紧张的时候，味道格外的浓郁，他忍不住多呼吸了几次。围绕在他身边的 omega 有很多，在英国遇上张小姐的时候发现不伤害到自己利益的方式，他开始接受这些真的或者假的 omega，确保自己的生活在他其他人眼里有着 alpha 们应该有的精彩。W 承认生理激素的合理性，因此他对 L 产生的兴趣也应该是正常的。只是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里自己还是个孩童，从父亲书房里偷了手枪出来，在寂静的夜里溜了出去。那阵子大连的雪下得极其频繁，他在没有人的道路上孤独地走着，脚下的积雪被他踩得嘎吱嘎吱作响。他拿出手枪，对着路灯。砰——地一声，灯泡爆裂。他得了趣，愈发的来劲儿，把街上一排的路灯全都击灭了。叠在枝头上的雪被震得扑簌簌往下落，没了路灯的夜空，星星就显得格外亮堂。子弹还剩最后一颗，他撇撇嘴，准备打道回府。随后又看到另一个自己，像影子一样无处不在。W 看得心烦，用那颗子弹把自己杀死。那个自己虚影像一张纸，成了夜里最明亮的火光，被弹药分成了两半，化成灰烬。

他的人皮被撕开了。

他是一个彻底的伪善者。

## 14

L 那次去疗养院找张小姐的事情 W 是知道的。但是这对他并不会产生什么影响。L 能从张小姐那里获得的东西少之又少，甚至说能给 L 一些他温柔而善良的错觉。这些他并没有在 L 的身上使用，他无谓地把自己可怕的一面在 L 的面前展现。L 没有逃开，这就很好。可是就连 W 这样的人也是会忘记，张小姐在黑暗的地方呆了那么长时间，她在那里学来的就是看穿别人的眼。W 喜欢 L。

所以张小姐在自己扭曲的不平的情绪当中做了旁人看来的错事。



她是被 W 救出来的，那些复杂的情绪 W 都一清二楚。W 明明知道的，她会在不可控的思想下伤害别人。可是对于她这样的人而言，又有什么对错呢。她落的泪都还是真的。

从度假村开车去找人的时候 W 还在想，如果 L 想离开的话，他会怎么办。他坐在车里掏出一根烟，抽了起来，他不愿做这样患得患失的人，对于这种可能性最好降低到零为止。然而，L 这个小怪物，韧得很，冰天雪地里被冻坏了也不肯吐露一个字的。他把 L 压制在身下，吻着颤抖的脊背。

“L……你想被我标记吗？”这话是最明显的，这个笨蛋听得懂。

可是笨蛋挣扎了。

W 的嘴唇轻轻触动笑起来，仅有一丝发情期的肉体关联对他而言完全不够。他像是一个饥饿的兽，只尝到了点汁水怎么能满足叫嚣的欲望。他想要的明明是全部。可是 L 不给他。W 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委屈了，为什么 L 能这么狠心的看着他饱受这样的饥饿之苦呢。

LGX，你为什么要哭。

疼吗？

L 喘息着扭过头，他的头发被剃得很短，因而再也没发丝能阻挠住他眼中粼粼的波光。嘴唇吐得出呻吟，也能说出不想。

事后他坐在窗边，三月份的天依然飘起了大雪。皑皑的天与地，W 的火焰烧到了自己的心腔，烫的厉害。吃完午餐后，L 收到副导演的电话，说是有个镜头要补拍。他坐在 W 的对面，拿起手机晃了晃，W 没有拦他。L 换好衣服出了门，走在风雪里，W 看着他，像是得了一场雪盲。

W 在剧组待了几天，走之前还不忘把这个月份的药留下来。

L 故作镇定的接到手里，他揣测过 W 的意思。但是他努力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能就这样放弃，他被 W 推着来证明自己了，只要保持着那样的关系不就足够了，做了 W 这个 alpha 黑夜中的花一朵。很快他

就会离开这朵花，走上他的路的。

但 W 不想 L 有一丝一毫能够后退的机会。L 在绿幕前穿着黑色的长袍，伸出一截白生生的臂膀拿着剑，背对着镜头。粘上去的假发也跟着鼓风机呼呼地在空中飘飘荡荡的。W 和导演站在一起，谈论了一些关于制作计划的事情。他们之间的粘连，也就在每次的各式各样的房间里。两个人融为一体。平日里，太寂寞。W 盯着屏幕里的和武术指导比划着动作的 L，只觉得自己的肺泡里面充满了 L 的味道，膨胀的他快要死了。

## 15

L 后来与那个 beta 女星关系不错。

倒是出乎人意料，她靠着不知从哪儿刮起来的东风，一路红到国外。L 去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机场灯箱都还是这个姑娘的广告，漂亮得像一幅不真实的画。这年头要的是关注度，谁还管真假。只是在私底下见面的时候，女明星抽着烟和 L 说其实自己晚上睡不着，耳朵后面的腺体特别疼，L 只得讷讷的应着，想了半天也不知自己适不适合问出一句值得吗？但有什么不值得的，假如不值得没必要的话，自己也不会现在这副模样，还不是为了在这里站着。问出来的话，反倒是自己装腔作势了些。

收到请柬的时候，L 难免笑了。女星名利双收，找了另一个圈内人。好在两个人不打算就此歇业，过惯了闪光灯集中的日子，没那个打算洗手作羹汤。L 请了个小短假，从荒山野岭里的剧组往上海赶。他大约是有两个月没见到 W，发情期来临的时候只能用抑制剂。可是就连这都由奢入俭难，尝过和 W 的性爱甜头后，抑制剂只会让他精神无比的疲惫。他开始做梦，每个梦里都有 W。拍摄日程卡得很紧，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把抑制剂注射进体内，冰凉的透明液体与血液融在一起，即使是开了空调依然会觉得冷。可是他怎么能不害怕，和 W

之间的感情岌岌可危，仿佛是悬在空中的，下一秒去哪儿他都不知道。他不愿冒这个险。药物却是一日不落地服用着，长期这样的生活让他养成了好习惯。吃药，对自己而言，是最安全的做法。W 差人送了两个月的分量，L 看着药瓶里剩下的越来越少，几乎能看见底。

那场婚礼声势浩大，W 也不知道是何故，竟然答应了女星做婚礼上的伴郎。L 被女星提前打了招呼，去的大多是圈子里或大或小的人，对 W 而言大多陌生，也只得让他多担待些。L 看着 W 发来的语音，食指在空气中颤了颤，接听后，还是熟悉的声音。通过介质传到他的大脑里。可是 L 也清楚得很，他离不开 W。还是顺从地去了 W 定好的房间。在高铁上，风景飞快地向后撤退。L 想了想，大约这一切都是在 W 的掌握之中的。两个月不见的人，自然会出现。

他一个人在套房里呆了整整一天没出门。所有的灯光都被打开，W 还在路上还没有回来。L 缩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动物世界里物竞天择，就像狐狸会吃兔子一样。

手机在旁边震动了一下，他眨眨自己酸涩的眼。拉好窗帘的房间看不出早晚，L 划拉了一下屏幕。W 要回来了。

L 用自己潮湿而热的身体缠住 W。宛如一株寄生植物。

清早的门铃响起，L 急急忙忙从浴室出来，打开门，正是风尘仆仆的 W，携带着 alpha 的气味，像是森林里的雨雪，粗粝又平和。W 接受来自 L 的热情，灵巧的手指解开大衣扣子，衬衣质地柔软，将他的温度浸染，传递给另一方。

W 搂着他面对着雾气尚未完全散去的镜子。亲吻着他的腺体。L，你有想我吗？

L 盯着自己映射出来发红的眼。怎么能不想，他甚至是贪恋了。W 的器物进入他的身体。一下一下狠狠地撞击着。W 不再提起任何关于 alpha 或 omega 的话题，只是不停地呼唤着 L 的名字，扭转他避开的脑袋，看着镜子。你在被我操呢。他们的肌肤紧紧地贴在一起，随后 W 将他拽出了洗手间，拖到床上。L 跪趴在那里，敞开了自己的后

方接受 W 的入侵。W 的动作激烈，L 被刺激得又疼又爽，他大概是真的需要这样的疼，才能唤起自己沉睡的神智。W 却突然退了出去，他把 L 转了个身。

LGX，看着我。

W 重新缓慢地把分身往狭小的穴口里挤。

L 伸出了手，搂住了 W 的脊背。

被内射的感觉让他两个月没有感受到抚慰的身体不停地颤抖。直到 W 退出去了，L 也忍不住凑近 W，吸了吸 W 的味道。他基本上是没怎么闻过别人的味道的，alpha 也好，omega 也好。只有 W 的气味，让他自然舒适，成了乖顺的动物。

## 16

睡醒过后又觉得肚子里空空荡荡，很想吃点东西。助理也会发现的怪异。心里沉了一颗大石头，拉扯着他直直地往下坠。拿起电话让助理下楼买两碗虾粥，话在舌尖转了两圈，还是让助理顺便去药店买一瓶避孕药，常吃的那个牌子。

暖气开得很高，他拉开窗帘，室内的黑暗霎时消失。外面白茫茫一片，干净的干燥。他从箱子里拿出一个东西，他吃的那瓶药，似乎是有问题的。助理敲了门进来，把药放在桌子上。L 问她有没有什么维生素片，助理点点头。能帮我都拿过来吗？小助理愣了一下，还是去拿了。

L 坐在桌前开始思考，他从行李箱里拿出一个小玩意。一个人钻进洗手间。

等出来的时候几个相似的药瓶摆在他的面前。他拿出助理新买回来没拆封的避孕药，倒了一颗出来，放在汗湿的手心，边缘有些化开，一直在吃的药剩了最后一片，他们长得并不一样。黄白的药片明明和旁边那瓶复合维生素长得相似。L 叹了口气，他知道这不是相似。大概他最近几个月吃的都是这个东西。他整个人感到四肢无力，勉强站起来去看放在洗手间的测孕棒。

他把所有的东西一股脑全丢进垃圾桶。冲出门外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他要逃。再不走的话，他就不再是自己了。手机在床头柜突然震动了起来。W 的来电。

他并不想接。自顾自地穿好衣服打算出门。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桌上的药瓶。难怪了，被标记了的 omega 只会对着自己的 alpha 发情。肚子里正在蓬勃生长的种子钻出了土壤，L 捏紧自己的手掌。浑身上下无一处不疼。在漫长的相处时光里，L 保持着他自己应有的小心翼翼的姿态，可是 W 却肆无忌惮地冲进他的世界。

他可能走不了了。

外面的天是黑的。

他手里只有不多的存款。

能逃到哪儿去。

他的钱在 W 的公司，他的护照也在 W 手里。

W 想控制他的。L 只觉得痛苦得很，他信了 W 那些道貌岸然的谎言。可自己又为什么会信。电梯很快抵达这层，L 尚未来得及踏进去，助理跟着跑了出来。L 眼睁睁看着电梯门开了又关。他轻声问：“是你告诉他的，对不对。”不然不会那么及时地打电话，也不会有一模一样的维生素片。助理没说话，低着头落了两滴泪。

L 说，我不怪你，我只是……

他按下下行键，走进电梯。助理站在外面看着他。我们以后还是别再见了。

L 发现行李只是累赘，把自己暂时能用到的东西塞进口袋，戴上帽子开车。

车里的暖气开得很足，可是他的手指依旧在发抖。W 现在都知道了，他会来的。L 加大了油门，外面的风景呼啸而过，他拿出手机，准备找个医生。可是一看联系人列表，就连医生都是 W 之前为他安排来的。L 觉得自己越来越冷。山路难行。对面来了一辆车，一下子把 L 吓得卡在道路边。这下却是怎么都发动不起来了。L 决心下车看看，大概是有什么地方故障了，陷在里面开不出来。L 咬咬牙决心自己走下山。

以往残存的影像不停地在自己大脑里回放，他们到底是怎么走上这一步的。

他早就知道自己喜欢着 W。

要不然也不会站在原地等着 W 把自己完全的吞噬。

他现在只觉得好冷，除了肚子里那个不明显的肉团散发着热量，叫嚣着自己的存在。他脑子里甚至动过打掉这个孩子的念头，他是自私的。L 清楚这一点。可是他好像已经完全把自己改变了，要证明的东西永远到不了尽头。手机在口袋里不停地震动。W 很早就告诉他，你是 omega，你当然会喜欢 alpha。与生俱来的。所以他才会被 W 吸引，飞蛾扑火，知道自己也许会死无葬身之地。

这一切归根到底似乎还是他的错，义无反顾的跳进这个悬崖，所有的行为都在默许。

他的步伐开始变得缓慢。

终于是接听了电话。

“WSC，你现在在哪儿？我的护照呢？” L 走在黑暗的公路上，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冷静，地上的积雪被他踩得咯吱咯吱响。“转身，我在你后面。” L 的手机掉在地上，他的十指与凛冽的空气毫无障碍地接触，冷也连心。“护照在我这儿，身份证也在我这儿。你还要什么，我都给你。” W 说话的时候脸上总带着笑。L 一步步向他走去。偶尔有一辆车迅速地开过，映出长长的影子。L 觉得自己大概真的是要被吞噬了。在黑色的雨伞下，W 盯着他的眼睛：“LGX，我是真的喜欢你。那些话是说给外人听的，这一套准则在你身上都不适用。对那些不人，因为不喜欢，所以不在乎。而我想拥有你，完完全全的，只要你呆在我身边。” 他从口袋里拿出证件袋，放进 L 冰冷的手心，又拿出一个黑色丝绒盒子。

“跟我在一起，就是戴上枷锁。”

L 吸吸鼻子，长吐了口气。把额头抵在 W 的肩膀上。轻声说：“你实在太可怕了。”

W 抱着他的背：“这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世间的爱情都是这样千奇百怪，这是早就布好的陷阱，他其实心底清楚 W 的一切行为，仍然甘之如饴地放纵。就像怕冷的人，最爱看雪。

司机找到两个人的时候，L 的眼睛还是哭得通红。W 的手放在他的肚皮上，这是他结下的果。L 不知道前面还有多长的路，只是默默地握紧了身边那人的手。

“LGX，你还记得你之前问过我，你究竟是什么味道的吗？”L 看了他一眼点点头。W 望向窗外，这个味道只属于我了，你不知道最好。

W 听着 L 逐渐平复的呼吸，把他放回床上。无论哪个级别的病房里都弥漫着一股令人生厌的消毒水气味。加湿器蒸腾着水汽。W 摸了摸 L 额前的碎发，手指轻轻划动，在耳垂后方按了按，气味伴随着水汽在室内一圈圈晕染开。把大脑凑过去，蜜桃汽水的味道，又甜又酸。

## 番外

L 的肚子像个气球一样鼓起来，W 笑话他像根棉花糖，细细的竹签子挂着一大朵软而白的糖丝儿。怀孕的 omega 体质开始改变，为新生的生命做足了准备。W 端着一大盆草莓坐到 L 的身边陪他看电影。草莓的汁水又酸又甜，L 吃了好几个，突然间皱了眉。W 本就没把心思放在电影身上，问他：“怎么了？胎动？”L 摇摇头说：“没事儿。”

电影结束，L 摇摇摆摆摸着肚子去卫生间。解决了个人问题对着盥洗池洗手，突然间又想起那股怪异的感觉，看看反锁上的门，拧开了上衣的纽扣。胸前的乳头明显肿大了不少。原先他还认为是 W 咬的，可是这整一块都松软膨胀了一点。L 按了一下，里面像是有什么肿块般，隐隐地发疼。指尖抚过乳头，敏感的不行。迅速地把上衣穿好，L 的脸有点红。

两个人并没有分房睡，L 半夜常常因为抽筋醒来，W 只好打着呵欠给他揉腿。L 侧躺着，W 掀开被子，暖烘烘的胸膛贴着他的脊背，手掌在他柔柔软软的肚皮上，身体里那团肉逐渐长出了自己的模样，骨碌碌打个滚算是对自己的父亲打了个招呼。W 的手逐渐往上，一把捏住他的胸部。L 有些疼，悲戚地叫出来，迅速地翻了个身瞪着 W，眼睛里还都是疼痛的泪水。W 轻轻地揉弄着：“你的胸部都开始发育了，多揉揉就没那么疼。”L 叹了口气，他想过自己会分泌乳汁哺育下一代的，却不曾料到还会这样，心里只觉得女性 omega 真是占了大便宜，早早就解决这个问题了。被 W 揉了半个月，疼痛虽减，又是长大了不少，像两个削了皮的苹果，圆润，泛着皮肤的光泽。

W 睡前日常给 L 揉胸，L 拍了拍他的手：“我觉得你把那硬块揉



散全成脂肪长上面了。”W 笑笑继续手里的动作：“那不挺好的？我看你这段时间身上除了肚子哪儿都没长肉，多了个地方长肉我还高兴呢。”L 闭着眼，哼了一声：“下流。”话音刚落，L 突然感觉自己的胸前产生了什么湿意。W 也愣了一下。W 翻身开了床头灯，脱了 L 的上衣。L 把被子往下堆，W 还舔了舔自己的手指，笑出声。L 看了眼自己的胸部，颇有些愤怒了，妈的，怎么以前没人告诉我这。W 把脑袋埋在那团软肉中闷声笑，大概是吃太好营养过剩发育的早了些。

话调一转，抬起半个头对 L 说，既然都这样了，也别浪费。儿子吃不成，让爸爸吃。

说完就把深红色的乳头含在嘴里吮吸。L 眨眨眼，推了推 W 的肩膀。以往做爱 W 就喜欢咬他的乳头，但是和这种如同婴儿方式的吮吸截然不同，W 卷着舌头缠着乳肉，湿哒哒一片口水。L 抠破 W 背上一个小红痘：“下面……”

W 看了看他，这样仰躺着舒服吗？难受的话起来。L 想了一下顺着 W 的力道坐起来，W 和他紧紧地拥在一起接吻，坐到一边的小书桌上。好在室内温度恒定，L 裸着身子也并没觉得不适。W 抚摸了两下他的脊背，重新含住一侧的乳头，一只手捏着无人问津的红珠子，另一只手从大腿内侧顺着往上摸，L 把一只脚踩在桌上，顺势张开了双腿。W 笑笑，伸了两根手指进去。孕期的 omega 身体更柔软，腔道内壁像是有了生命力一般。不一会儿就出了水。W 的嘴巴也没闲着，L 的喘息越来越大声。高潮来临的时候乳汁也喷进 W 的口腔。

W 一点不落地全部吮吸了个干净。而后搂着 L 甜甜蜜蜜的接吻，手指还没从 L 的体内出来。待他玩够了，L 从桌子上下来，W 在他的后穴摸了一把：“水真多。”

L 转身搂住他的脖子，询问道：“那你要进来吗？”

W 捏住他臀部的肉。回床上等着。

L 笑嘻嘻地缩回被子里打了个呵欠：“不闹了，好累啊。晚安。”W 把书桌收拾好，再看看 L，早就睡着了，肚皮一起一伏。W 无声的笑：“晚安。”

关上灯。

## 午夜鸡尾酒系列·二

### 他的睫毛

小明星做着美梦，梦里他回到自己的高中。

蓝色的、沾了几笔墨水的、丑不拉几的校服外套，根本抵挡不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

下课铃把他叫醒了。

跟着哥们儿走出校门，一个小摊子，学生大军还没赶来。“来一份烤冷面，加个肉串再来个鸡蛋，酸辣口儿的。”

小明星被自己饿醒了。窗外是上海彻夜不息的霓虹，迷人又疏离。

他砸吧砸吧嘴，都是校门口那股烤冷面的味儿。

点开手机上那个图标。@ 他的人越来越多。

眨一下眼，再眨一下。眼睫毛湿漉漉的，像盖了一块水帘子。

没事儿，我想家了，想家里的烤冷面和腰子。

小明星拍拍自个儿的胸，这么安慰着自己。

始作俑者也没给他任何解释，电话没有，短信没有。小明星歪着脑袋瓜嘲笑自己真他妈的犯贱，他看了又看，还是没把那条低姿态的评论删除。留着吧，就当是提醒自己呗。

人都是这么黑过来的。

掀开被子去洗手间洗了把脸被自己灰白的脸色吓了一跳，差点以为是个鬼。小明星还是很忧愁的，这件事在网络上依旧轰轰烈烈的闹着，网友们什么难听的话都说的出口，广大人民群众还是非常有智慧的，这话搁小明星自己三辈子都想不出来。

命里缺水的孩子爱叫淼，命里缺金的孩子都叫鑫，像他这样命里

缺心眼的，是得有个新字。啊呸，二十多年这心眼儿也没见多多少啊。天注定。

交友不慎。

小明星想骂人。他现在既想去拍烂那人家里的大门，又想抱着大拿狠狠地摇几下。最后他换好衣服把脏衣篓里的衣服该扔洗衣机的扔，该手洗的都洗了，把阳台挂满衣物看起来像一个普通人的公寓一样，才坐在客厅发呆。大少爷家的门肯定老贵了赔不起，大拿……小明星有点怂，怕被咬。

小明星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坐了多久，外面的天已是大亮，门铃按得跟叫魂似的。小明星打开门，平日里光彩照人的经纪人黑眼圈快到下巴了。他主动认错：“姐，我错了，我真错了。这回是我不对，微博我也删了，我发誓，我绝对不跟他往来了！”经纪人摆摆手：“你收拾收拾，一会儿飞北京去。”小明星哦了一声回房间理行李，坐在车里他还是有点不敢相信：“你……就不骂我几句？”经纪人冷笑：“你是抖 M 啊，非得有人骂你才舒坦？想找骂看微博啊看我干嘛？网民都骂够了，我也想不出新词儿说你。先离开这儿吧，权当离那人远点儿。”

飞机巨大的轰鸣声让小明星的眉头皱在一起，他有点儿想吐，胃里空空如也。

真是造孽。

北京一直在下雨。天上的乌云延绵看不到尽头。

小明星下了飞机突然感觉到一阵凉意，他裹紧身上的薄外套。经纪人叫了车送到酒店，路上一句话都不说，只是低着头看手机。小明星也想跟着看看，经纪人倒不咸不淡的说了一句：“还想添乱子？”小明星只好默默地收回手，点点头，我两耳不闻窗外事好了伐。

房间在 18 层，窗外有很好看的风景。小明星绕着房间走了两圈又倒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像是在煮一锅粥，咕噜咕噜。他也没了

那些好奇心在乎那些人怎么说，大概只会越来越难听。手机突然响起来，头像是一只高冷的猫。

小明星想了想，觉得自己嗓子有点干涩，开不了口。摁掉开机键。桌面亮了一下，未接来电 1。那边没有再打来，小明星转了个身趴在床上给助理打电话：“小徐啊，我想吃小龙虾了。”助理小徐看着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流言眼泪都快掉出来了，猛然接到任务还有点开心，这不是好人在没事儿么：“我去哪儿给你找啊？”“簋街。”小明星熟门熟路言简意赅。助理小徐带着钱包拦了车去找小龙虾，买回来送到酒店，一打开门烟雾缭绕，不知道的还以为小明星在修仙。她把小龙虾放在茶几上，回过头就看见小明星那双红肿的眼睛，有些小心翼翼地问：“怎么了？”小明星握着手机晃了晃，露出一个有些虚弱的笑来：“在你买小龙虾期间他打了 18 个电话，我一个都没接。”身上都是烟味。

助理回工作室的路上坐在车里稀里哗啦哭了个痛快，吓得出租车司机以为小姑娘被人骗财劫色。操着大嗓门说：“哎，姑娘，您看着天涯何处无芳草啊，失恋不打紧的。”小徐哭得更厉害了。

小明星吃着小龙虾才想起大少爷在北京也是有家的人。大不了我回东北好了。嗯沈阳也有他家的酒店，小明星一拍大腿我住家里还就不信了他能私闯民宅。但这个时候他哪儿都能去就是不能回去，他还不至于傻到这个程度，娱乐圈的鱼龙混杂每天都有新闻，那是别人饭后消遣的玩意儿，可对父母来说，那却是自己的孩子受不得一点儿伤的。

他觉得自己该去上网看看哪儿没有他家的地产就干脆点躲那儿好了。

离得远远的才不会被伤到。这话说得有理。

小明星舔了舔自己的手指，没事儿，反正他也不知道我在北京。小明星还是一个小明星，没人会在机场跟拍偷拍合拍通知大少爷。

上海热得让人烦躁，台风一过就是闷热无比的天。

大少爷车里的空调调到 26 摄氏度，让人舒适。可他却烦躁的按了按喇叭。

保安过来敲了敲他的车窗：“不好意思先生，小区内禁止鸣笛。”

大少爷更想按喇叭了。

他能一眼看到小明星的阳台，满满当当的挂的都是衣服。肯定是助理偷懒都自己洗了，他迫切地想看见小明星那张脸，狠狠地嘲笑他一番：“你个傻逼，洗个衣服没染色吧？”等着小明星想好一句话来反驳他。电话不接，按门铃没反应。嘿，你还跟我杠上了是吧。大少爷对着手机龇牙咧嘴，气得扔到后座，一声沉重。

思考了片刻又扭着身子在地上找起了手机。我就不信了，你他妈还敢不接我的电话。

小明星还真的挺有种。大少爷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天都黑了。他冷笑了一声，发动引擎调转方向盘，接了几个电话，夜生活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成，我 30 分钟后到。”喝得迷迷糊糊的时候仿佛看见小明星笑咪咪地站在东南亚刺眼的阳光下手里举着一个粉色的棉花糖要喂他，大少爷下意识地张开嘴，哦，原来是一颗爆米花和一个带着唇彩的香吻。

散场的时候大少爷对代驾说：“你开到 XX 小区。”身边的女伴颇为不解，把自己纤细的身体贴得愈发紧。万家灯火里，只有小明星那一片是暗的，像是一个硕大的黑洞，试图把那些所有美好回忆都吸走。大少爷回头亲在女伴的脖子上，呸，这儿都抹了粉。

走吧。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女伴已经洗完澡裹着浴巾在楼梯口拍照。“会做饭么？”大少爷问。女伴嗤嗤笑着：“大少爷，你认识几个人是会做饭的啊？”他也没生气，拿了钱让人出去打车：“好好吃个饭。”

别墅大得像是能传来回声，他打开冰箱，把咖啡都扔进了垃圾桶。

小明星觉得自己是不是那天睡得太多，现在怎么就睡不着呢。他开了电视，一句台词都没进入他的耳朵。深夜并没有什么好看的节目，只好盯着纪录片发愣。

直到天边起了白。

接到通知上一部戏有些镜头需要补拍，好在不用出国，只需去横店再呆上一周。打电话的时候，M 正在横店穿着厚重的公子衣裳抱怨

横店见了鬼一般热的天气。他恰好在两部戏的空隙在柔软的沙发上躺平，M 横店上海两边跑古装民国凑在一起，累得要吐血。他简单收拾了两件衣服就带着助理去横店。

M 和小明星并不是常常见面，一个人在北京一个人在上海，更多的时候就靠着微信，小明星笑着称好在自己活在一个通讯发达的年代，要不然像他俩这样有点黏人的性格，怎么样都缺少了一些安全感。小明星觉得跟 M 在一起挺舒服的，不会过问那些事，好像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两个人抽了空跑出热火朝天的剧组坐在缆车上，窗外的山景一成不变，两个人坐在上面耗了一整个下午，把眼泪留在没有人的高空。小明星坐上车回上海，M 送他，一路无言。最后来一场朋友间的拥抱，M 说：“这世上没什么过不了的坎。”小明星盯着对方的眼，用力地点点头。

回到小区小明星正在兜里掏卡进门，被黑夜里的人抓住手臂。小明星回头一看，是大少爷。18 个未接来电都不能阻挡的人。那一瞬间像是又从某一个干燥的地方回到了海边，浑身上下被紧张的汗水紧紧包裹，又粘又腻。小明星张张嘴，喉咙干涩不知道该说什么。大少爷跟着他上楼，小明星自己清楚脑子不大好使，这种情况下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大少爷。他就沉默着，沉默到去冰箱拿了咖啡递给坐在沙发上盯着他的大少爷。

坐在另一侧。最安全的位置。

大少爷皱了眉。你这是怎么回事儿。小明星的手还冒着虚汗，没有力气。歪着嘴想了很久，一字一句，无比清晰。“我不聪明，你是名牌大学出来的。我连女友的关系都处不好，你身边一堆莺莺燕燕。我要为了生活而努力，你生来高高在上。我们两个太不一样了，何必呢。”大少爷被他这话噎得不知道如何接话。

把玻璃瓶扔在地上。棕色的液体流了满地。“你他妈最好给我说清楚？这事儿还能怪我是么？”小明星站起来走过去捡碎片：“没啊我不是怪你，我只是觉得自己蠢而已。你看就算是你那句话不是在说我，可是那是你的微博，是有几百万粉丝的大 V，是人人都能看得见的地方。你要是拿我当朋友，我就不介意你的玩笑。但是我怕水军啊，怕普通人，

因为怕外面的扭曲的流言，所以我离你这个源头远点儿，这是我觉得最好的办法了。”

大少爷弯着身子捏住他的下巴。你给我说清楚，朋友，啊？小明星认真地眨眨眼。睫毛扑闪，被暖黄的光照出一片阴影。看起来温顺的不行，却在别人的心头咬掉一块血肉。大少爷笑了一下，谁把你当朋友，不过是娱乐圈一个消遣。小明星哦了一声，你让让，别踩着玻璃渣子了。特别地云淡风轻。大少爷转身换了鞋，小明星蹲在原地，直到听见楼下引擎发动的声音。

他走到阳台，那辆车钻进了流光溢彩的世界。走了真好。摊开掌心，暗红色的血浸润了满手。把碎片一片片取出来，像是拔干净了心上的毒刺。用完好的手接电话：“拍完啦，没出事儿，这时候我哪能出事儿呢。……对，明天的飞机回北京。”

电卡没充钱，光明一下子离自己很远。小明星的眼睛一下子不能适应黑暗，虚虚地在房间里寻找能给予安全感的物品。纷杂的动画贴纸都看着他。恐惧永远陪伴着他。

跟着真萝莉女主穿着校服拍戏，小明星还有点不习惯。导演倒是挺满意，除了身高有点超标外直夸他身上有那股犯冲的学生劲儿。小助理站在一边回答是啊是啊，可不是跟男学生一样嘛说话都不过脑子。他捏捏自己的手，还有点儿疼。嘿嘿笑着跟女主蹲在边上看剧本。

女主是知名导演带出来的，自然是心高气傲，圈儿还分京派海派的你造嘛。小明星扯扯自己的校服又开始念叨锅包肉。女主角凑过来把道具大白兔抓了一把给他：“我跟你说，六里屯有一家东北菜老好吃了！”小明星撕开包装：“那就走起啊！”吃完饭的时候似乎被路人偷拍了照片，小明星侧过脑袋对女主尴尬地笑笑。

大少爷看着屏幕里的那个高个子，夜间的照片模糊不清，身边的人喊了一声。

关机，今儿这道菜做得真难吃。

今天这场戏是抗着受伤的女主回家，拍了几条把小明星累得躺在

地上呼呼地喘。女主气得蹦得老高，我靠搞得跟我很重似的。小明星累得不想说话，头顶的杨树叶油光水亮，被风吹得呼啦啦响。两个人没有再联系过，连必要的寒暄都省了。小明星看着手机里那个没有公测的游戏，人物在小小的界面里撒花欢呼。世界第一。北京逐渐地升起了热气，柔软的土地温度透过校服渗进他的肌肤里，心却像是泡在加冰的可乐中。

北京的戏份不算多，和饰演他初中时代的小男孩拍了合照。大肆喧闹，结束，也是一部戏刚刚开始。休息了一个晚上就回酒店收拾行李，没了房子，小明星一直是端着锅碗瓢盆在各大剧组做留守儿童的。跟着小助理蹲在行李箱旁边一件一件地收拾。看着助理把最后一件T恤塞进缝隙，笑着说：“咱可以出发了吧。”T3航站楼一如既往的远，托运行李的时候险些超重，小助理提着包疑惑一堆衣服究竟是有多重，思来想去大概是小明星那群玩偶太占重量。睡了两个半小时抵达厦门，过安检的时候把打火机扔进了垃圾桶，小明星嘴里苦的发涩，直想抽烟。外面鲜花锦簇，热浪扑到他的脸上。沿途都是海。小明星拍了照片，犹豫了一下，还是没发朋友圈。

大少爷攥紧了手里的登机牌，打听过小明星在哪家酒店，靠，LGX 你个傻逼。大少爷暗骂一句。从飞机上下来，鼻子因为干燥的风无端打了两个喷嚏。酒店来电话，妈的，居然还退房了。大少爷的行李从传输带上掉下来，首都机场一片喧哗，要是他还在一个能为了一个人放弃一切傻逼兮兮的年纪的话，现在他肯定愿意立刻买张机票飞到那人面前说一句想念的话。可是呢。大少爷推着车走向出口，电子指示牌飞快地显示即将到达的航班，首都机场每天有那么多来来往往，怎么找那一个。

虽然说那部电影网上一片倒的差评，制作方该砸的钱也都砸了，路边的广告牌还都是那一群穿着貂伪装富二代的演员，助理走过学校外的公交车站，真是一群祸害。小明星捧着奶茶跟女主坐在校园里吹湖风。南方真是热得很，两边假槟榔树也晒得蔫了，小明星明显不太习惯，手机铃声响了起来，小明星看着屏幕上的电话号码心头一震。手上黏嗒嗒的，划了几下没划开，女主夺过手机给他举着。小明星愣



了一下才开始说话，一声喂，带着颤抖的水汽。大少爷拿着手机看着窗外刺眼的太阳：“你在哪儿呢？”小明星咬咬下唇：“在厦门拍戏。”两个人就这样不说话，听着话筒传来变质的呼吸声。女主喊了一句：“赶紧的啊，接着，我手都举酸了。”小明星连忙把奶茶放到一边擦了手接过电话。听见的却是一片空白。早就断线了。小明星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消遣真是消遣。有时间就来逗逗。

虽然厦门是个海滨城市，但纬度一低温度就无论如何都降不下来了。小明星穿着外套越发觉得女主围着枣红围巾挺可怜。在八月份装出跨年的气势，小明星和女主举着小风扇佩服起自己的职业精神。青春片的路数大多都一样，都得带着观众回顾大事件，千禧年、非典、申奥、张国荣去世，小明星穿着军训服丑出了新高度，露着小腿，蹦下来，对女主角腼腆一笑。

cut——

他毕竟不是那个年轻的，毫无压力的学生。他不是林一。每天还能有幸福的，时刻，五分钟也好，二十分钟也好，毕竟是有过的。他只觉得疼，手里的伤口疼，心里的伤呢？他也说不大清楚。

小明星换上最后的毕业服，让助理拍了一张照。跟语言天赋成仙儿的老外站在一起，学士帽抛得很高。一群人坐在饭堂里吃饭，这所大学不负她风景美食物佳的称号，就是说话都是软绵绵的台湾腔，他听着难受。碳酸饮料冒着泡，导演说他和女主还得飞到纽约，一会儿记得收拾东西。酒店里的箱子随意地摆在地上，小明星又多了许多新的东西。天下之大，四海为家。小明星觉得自己真是炫酷到没朋友。

到了机场才发现自己这回行李超重不少，站到一边让小助理把其中一个箱子打开，把买的几包猪肉脯和肉松都塞进自己的背包。助理捧着棉花糖机问小明星：“这个怎么办？”嗓子又被棉花糖黏住，齁得很。厦门的风带着水果的香气，跟缅甸有些类似。小明星笑了一下，扔了吧，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

北京干燥，夜店里姑娘们的粉香在空气里荡漾，洋酒开了一瓶又一瓶。大少爷只觉得自己无比的清醒。再多的酒水灌下肚也解不了他的渴。第二天醒得很早，大少爷终于吃上一顿正常的早餐。刷微博的

时候看见小明星发了一条“秀分快。”他把页面划到微博相册，女主头上戴着风扇跟小明星合拍的照片，太干瘪，腿太短。

怎么看怎么不高兴。

有本事你别秀啊。

飞跃宽阔的太平洋。跟好哥们继续在拉斯维加斯迷醉。知道那人也在美利坚的土地上，一个在东，一个在西，跟两颗心之间的距离一样宽。打开微博，特别关注有一条新消息。大少爷突然有些恍惚，大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是这幅模样，牛仔裤配着短袖衫，看着像一块奶油小方那样单纯美好，处在上海某家会所迷离的灯光下，不安地、羞涩地微笑。

你平时都喜欢干啥？

也没啥爱好，就是呆家里打打游戏……

打游戏？DOTA？

不是，那个我玩不会，就是LOL。

只会这个？下回我带你跟几个大神打。对了，你几几年的啊，看着挺小？

我，88年的啊。

我也是，几月的？

二月的。

哦，比我小，喊声哥呗。

忘了那个人有没有答复。杯子里的冰块与酒混合，像琥珀一样的光。

大少爷摸摸自己的胸口，终究是对记忆服了软。打字速度异常快：不来LA玩啊？

扑通跳。也就过去了九分钟。有了新回复。语气一如往常，仿佛从来都没变。可他心里却很清楚，什么都不一样了。

文字变成石头闷闷地打在心上。

酒的味道倒是没怎么变。眼睛快要对不了焦。跟网友一通混战。

也不知道自己在打字的时候手指有没有颤过。

那个人已经飞到长沙，这个时候大约是在做节目。明天就要回去。  
到了上海就是一场大暴雨，雨刮永远刷不干净眼前的乌云。

小明星在节目里被整得有些惨，Z先生打完秀恩爱电话后，笑着搂住他的肩膀：“走吧，一块儿去吃宵夜，请你吃小龙虾。”小明星脸色惨白，Z先生有些慌：“怎么了？不会被踩出内伤了吧？”他挥挥手：“没事儿，大概是时差没调回来，有些不舒服。”

助理坐在身边，没说话。外面一盏盏的路灯快速地略过，最后一架飞往上海的班机，起飞的时候小明星的脑袋倚着舷窗，穿越了云层，暗流涌动，才敢在夜里掉了几滴说不清道不明的泪。

被有心人整理了微博内容，颠三倒四，倒是引起网络一片喧哗。说不在意那都是假的，到了这个时候却觉得自己什么辩解都异常无力。上次还能说自己傻，这次呢？他承认自己的智商情商都不太高，所以，这样不堪的话语就应该让他承受。开玩笑，这个世界怎么就是如此地不公平？对啊，有的人生来高高在上，有的人就该被万人践踏。

大少爷无论如何都睡不下。

门铃被敲响，来的却是那个说没空去LA的人。眼圈红红，肿得难看。一声叹息：“进来吧。”把外套扔在沙发背上：“你不怕我来行凶？”大少爷盯着他：“我要是死了，肯定也会变成厉鬼把你拖下地狱。”小明星倒在沙发上：“借宿一晚，明天我就去台湾。”找来毛毯盖在那人身上，轻轻问一句：“你跟那个女明星，没关系吧？”对方闭着眼，没有回声。

起了个大早，做了早餐。开车送人去机场，助理看见他的时候表情异常复杂。走之前拽住了小明星的手臂：“狗子，你听我说。你在这个圈儿里，只要不沾黄赌毒，别的都是娱乐，懂吗？”拨开他的手，小明星戴上眼镜，试图遮住自己依旧红肿的眼皮：“我懂，但我不想变成别人嘴里低贱的消遣。所以，咱们能不要继续来往了么？”

在台湾呆了好几个月，说话的语气都快要跟当地人一样软。Z先生接到他的时候，已经是下午，把行李放下就领着人去吃饭。Z先生

指使着他多吃肉，快意人生，就该一口酒一口肉。靠着窗户的位置极佳，一览台北风光。他指指窗外，舌头大得话也说不清：“哎，我跟你缩，我他妈的都恨不得从这儿跳下去，死了一了百了。”Z先生皱眉：“当年那个跟我说活着就好的人呢？啊？大不了就放弃好了，这话不是你说的？”小明星呼出一口酒气，脸庞通红，嘿嘿笑：“是啊……是我说的。人，活着就行。”

跟Z先生在一起还是很舒服的，除了要忍耐他时不时冒出来的粉红泡泡。小明星嘴里嚼着薯片给偷拍的Z先生又加了一个美少女的假发，发给对方的未婚妻。手动再见。回北京的时候Z先生拼命往箱子里塞零食。小明星拦住他：“干嘛干嘛，我回去开商店啊？”Z先生总是一脸认真：“多吃点，心情才会好。”他切了一声，摆摆手，还是都收下了。

小明星真是忙得脚不沾地，到了北京又进了另外一个剧组。人造雪花纷纷扬扬的洒下，跟他家乡的大雪不能比。他有些发愣，曾经他也跟人在哪儿看过这样的雪。工作人员的喊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血！”小明星还傻傻的应，对啊，假雪。被送进医院处理的时候，眼前都是白花花的灯，闻一闻，消毒水混着酒精。那人果然没再和自己联系过，真好。真的。哗啦啦流的不知道是被药水刺激的泪还是什么。

转场去雪原的时候抽着时间回了趟家。见了几个朋友，往碗里夹了一筷酸菜，朋友借着酒意颇有些好奇地问：“狗子，你别真跟那啥大少爷有啥吧？”他夹菜的手顿了一下：“没有，想哪儿去了，那人就是存心要对付我。”跟他的杯子碰了一下，一口闷：“咋？难不成你抢了他女朋友？”他也跟着闷了玻璃杯里的白酒：“说来话长，以后有时间再跟你解释。反正不是外边儿说的那样。”醉汉的力气超乎寻常地大，搂着他的肩膀用力地拍了拍：“要是那人再欺负你，等他来沈阳，看哥不削死他。”他扒拉干净碗里的粉条，抹了一下嘴巴：“还是哥们儿好啊。”胃里的酒猛然变得滚烫起来，灼得他难受极了，想吐。在洗手间把吃下去的东西都吐得一干二净，朋友拍着脑袋怪自己忘了他不能喝酒。小明星咕嘟咕嘟灌了大半瓶矿泉水，歪在出租车里跟司

机报了地名。

然后他悲哀的发现，自己当了演员之后，到哪儿都得装。他都想骂骂自己，却因为酒精睡得很快。暖气燥得他踹开了被子，脸上有股湿意，他倒不觉得是自个儿哭过，鼻子呼不过来气，一抹，在黑暗里都能看出深色的痕迹。打开洗手间的灯，半张脸都是血。他洗干净之后仔仔细细盯着镜子里的那张脸。跟许久之前在上海的夜里看起来已经有了许多差别。这档子事儿转眼就过去了半年，他感叹着时间过得真快。在微博底下帮忙 @ 肛肠医院的人也越来越少，不过他已经不怎么再看评论。朋友圈也都只是好几天一刷，偶尔给人点个赞。

拍戏的地方信号断断续续，还停了好几天的水。一群人的衣服本来就是做旧款，在地里摸爬滚打沾了一地灰，服装师站在导演身后说就这效果特别带劲儿。冰天雪地里剃了个劳改头，冻得脑浆都凝固了。趁着移动还有信号刷了一下微博，认识的好友知道他在东北，问他不来长白山玩。他想了想，被动作指导叫过去安排接下来的戏份。

屏幕暗下去，没有回复。

从四米高的地方跳下来心里居然没有一丝恐惧。过了之后还凑过去问摄像有没有砸坏机器，摄像用手背摸了摸他的额头：“脑袋没被摔坏吧？赶紧检查检查，别哪儿摔着了。”回到房间把室外的寒冷都洗刷掉，开了电脑准备撸一盘，若风看他上线，问了一句：“今儿微博这么热闹，你不看看？”他正摩拳擦掌等着大神带他五杀呢：“没，好不容易有网，我都多久没撸过了，哪儿有心思看微博。”若风发了一个斜眼的表情：“行，今儿你生日你大爷。看神带你装逼带你飞。”死了七次，小明星把大神的腿都快拖折了。想想实在没意思，跟人打了声招呼就关了游戏。

手却不受控制地点开那个图标。

# 粉丝福利大放送 # 经过多天的考虑，把百万粉丝礼物定下来了，

凡是关注我转发此微博即可有机会抽到：特等奖（1名）双人头等舱+5 星级柏悦酒店长白山 3 天游、一等奖（3 名）苹果 15” MacBook Pro-me665、二等奖（5 名）苹果 64G 5S、三等奖（10 名）预充 2000 元的万达电影卡。活动 2/17 截止。安慰奖：肥皂（自取）

哗众取宠。他把手机放到一边，没理。助理不知道从哪儿跑回来，帽子上都是雪，从怀里掏出一个蛋糕。放在桌上拿走小明星的打火机，点燃蜡烛，低声说了一句：“生日快乐！”小明星嘴正馋呢，道了一句谢谢就准备挖奶油尝尝。助理拦着他非让他许个愿望，他笑着闭眼：“只有小姑娘家才信这个。”安静了五秒，吹灭蜡烛。两个人对坐着消耗蛋糕。小明星问：“蛋糕你买的啊？对我这么好也不能给你加工资。”助理把蛋糕上的奶油刮走：“我才没那个心思给你买呢，这是人导演组那边送你的，看你今天摔得太惨没拖你出去闹，怕你脑震荡。”小明星的手机震了一下，一条新微信。正是在微博上闹得天翻地覆的人。

“那条微博你转吧，转了我给你黑箱。”

重新放回去，继续跟助理解决剩余的蛋糕。一大半都进了他的肚子，年纪相近的演员过来说了一句祝贺，他摸摸口袋，说：“不好意思啊，蛋糕被那小姑娘吃完了，送你一颗糖吧。”那人站在酒店楼道里把糖果举在眼前看了看，透明的糖纸包裹着甜蜜。尝了一口，桃子味的。

小明星跟喝了咖啡一样精神，躺在床上把那条信息翻来覆去看了个遍。最后打通了助理的电话，天还没亮，说话迷迷糊糊的：“喂，怎么了？”

大少爷的确没再主动跟小明星说过话。他很明白，现在这种情况说什么都是错。用网上流传的方法试了试，好在小明星没删除微信好友。稍微松了一口气。大约明白说到底还是自己这张嘴害人，若是一个普通人也就罢了，可他偏偏不是。打了电话让助理跟新浪那边联系过，花了一些精力交涉，他和小明星的评论将会被后台拦下，少一些人看见就行。能做的也许只有这些。发微博的频率也变低，这个地方真无聊。

不熟悉的人朋友圈也是可以看得见，小明星不更新，还有助理妹子。看着朋友发来的截图，盯着小明星和姑娘在时代广场笑得开怀。虽然关系已经走在下坡，但那个时候至少他还没说错话。想时光倒流，回到那一天，不去洛杉矶也没关系，他可以飞到纽约去，跟他一起，坐在马路牙子上吃三明治喝咖啡，接下来的故事就不会这样了。助理妹子配的文字是：“要是能在这地段摆个摊子卖棉花糖多好，可惜来美帝前就被扔掉了 TAT。”他摸着屏幕里人的侧脸，纽约灿烂的阳光照过去，沿着边刻下一道光影。

扔得好，扔得解气。心里像是被穿了一个洞，被北京的大风吹过，呼呼作响。

在台湾的日子小明星 ins 发的比较多，想想还是注册了一个。每天就看看，也不关注。怕一旦关注了，那人也不发一些新照片了。下面的粉丝有表示关心的，有调戏他的，他也不常回复。大少爷觉得自己现在大概就是人们口中的 STK，变态至极。

一月份呼朋唤友飞到祖国最南端，在三亚的时候海水都是太平洋的暖意，北国已是一片死寂般的凋零。吹灭蜡烛，原来自己又老了一岁，新的一年愿望呢？对着嫩模说，想在三亚呆到死，看看海，冲冲浪，看看穿比基尼的美女。然后在心里添上一句，别再惹那人生气。

拐弯抹角地追问小明星的行踪，原来已经从台湾回北京。还受了伤。梦里都是那双黑色的瞳孔无辜地看着他，猛地闭上眼低了头，满脸的泪水。梦的景象太过真实，他甚至感觉到，那些眼泪仿佛就落在他的手上，心上。犹豫了很久也不知道该不该把手里那家私人医院的地址发过去，在输入框里打了删，删了打。对方的头像从卖萌的大熊猫变成一片纯黑，不知道眼睛有没有好一点。关心安慰一向不是他的作风，可是偏偏遇到某个人就会完全服了软，不打 LOL，不关心娱乐圈，不养狗。

好吧，克星。

克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把他破掉的心脏修补完全。床头放着许久



之前那人留下来的玩偶，说是晚上睡觉一定要抱着它，但是却被聪仔无情掠夺做了垫子。洗干净晒好之后一直没来得及拿走，就这么孤零零地放在床头。大少爷看着那只孤独的大象，把前几天去三亚过生日收到的一只小熊在混乱的客厅里找出来，放在一起。坐在一边看着那两只头挨着头的蠢萌玩偶。夕阳是橘黄色的，穿过厚重的窗帘，关上门之前还能看到，残留的和谐影像。

地址还是没发过去。朋友圈已经有了新消息，瘦得可怜，颧骨看着老高。多谢大家关心，已经完全恢复，马上就要转场去东北看翠花。看来不少人都知道他受伤的消息，可大少爷却是拼了力打听来的。再一刷新，连那张不能算好看的照片都没了。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不是不更新朋友圈，只不过有了新分组而已。

而他，不属于那个知道的范畴。

最近不是很忙，朋友们约着出去玩。他看了眼微博：“去长白山吧。挺近的，来回也方便。”从机场下来还得坐好长一段时间的车，一个朋友看着手机突然笑起来：“老王，小新就在东北拍戏啊。”他的心停了一下，血液倒流，车内的暖气吹得他有些烦躁：“是吗？我也不大清楚。”那人把微博界面递到他的面前：“要不把他也叫来一块儿玩呗？”他别过脑袋，抵着车窗闭眼休息：“随便你。”

下了车把手机打开，点过去一看，小明星只回了一句：“剧组太忙了，走不开。”放回羽绒服口袋里，妈的，谁稀罕。春节居然还呆在剧组，也不能回家休息。他已经算不清自己究竟是有多久没有见过那人，像是某次在外停在他手指上的那只蝴蝶，说着不愿意飞，偏偏越飞越远越飞越高，直到他的天空里再也没有那只蝴蝶的痕迹。然后，他的世界下起了漫天大雪。

在山上滑雪，白茫茫一片有些刺眼。高速滑行的时候脑袋里居然还是某个午后那人穿着背心坐在地上跟他一起打游戏，太阳暖烘烘的，可以清晰地看见他脸上细小的绒毛。抵达终点，他愣愣地看着自己的手，



曾经握着冰咖啡的手，捧着对方的脸凑上前轻轻地吻，没有抗拒，咖啡却洒了一地。身下的人盖住他的眼，说话的声音低低的，小灰在看呢，进屋去。现在两人面前是巨大的沟壑，他站在这一边看到的是甜蜜的幻象，触碰不到是那人现在的背影。打开手机，让助理把当时买的棉花糖机再找一个一模一样的回来。淘宝关门，快递休假，那你也得给我想办法寄过来。

沟壑永远盖不住，那他就去森林，砍树，建一座桥，走过去，追上他。

刻意在生日当天发了微博，那人一定会上网，他确信。只要小明星也愿意伸出手，回头再看他一眼。服务器在意料之外被弄瘫痪，网友们像是迎来一场狂欢，唯独那人没有发一条回应。像以前那样，撒撒娇，我生日啊特等奖不该给我么？他被自己的脑补逗乐，电脑扔在桌上不想管，被朋友叫出去吃了饭又在内部的酒吧泡了一个晚上。

昏昏沉沉的睡。

东西送来的时候他把盒子拆开，一模一样的机器，连送的糖包都长一样。他笑了。从热带到寒带，他插上电源给自己做了一个棉花糖，轻柔的像云朵，尝一口还真是没那个人做的甜。大概是心境甜，做出来的东西也是甜的，他拔了插头，没吃完的糖果被扔进垃圾桶。谁说的，只不过是他是他做的。窗外的寒气被室内的温暖融化，一滴一滴结成水滴，落下。

二月的长白山被大雪覆盖。已经过去了四天，做着重复的事，点开微博的次数降到最低，失望这种事无需太多。最后的期限，是给他自己的。坐在沙发上，暖气开得很足。电脑右上角的数字还在不断上升，刷新首页，却怎么样都不见那个人的转发。他大概是等了太久太久，毫无讯息。想象中的抱着崭新的棉花糖机对敲门的人说一句生日快乐。只在半睡半醒间隐约听到电视里传来某部老电影的台词，那句——不如我们从头来过。他也想，我们从头来过。可是等的人一直没有来。

助理前前后后的联络事宜，忙得脚不沾地。小明星穿着大棉袄坐

在房间里等着化妆师给他脸上抹黑粉。化妆师看着他的黑眼圈转头在箱子里找遮瑕膏：“怎么，有事儿？”小明星打了一个呵欠，眼圈泛红，涨起一个水泡：“嗯，先得把这件事处理好，就是麻烦你们了。”化妆师在自己手背上试色，轻笑：“要不是看在你过生日，我才不帮你。”

跟陀螺一样不知道连续转了多久。下山的时候险些滑倒，助理把手套和钥匙都给他。絮絮叨叨说了半天，小明星打断她：“小徐啊，你这说得跟我不回来了似的。”助理从包里掏出几瓶热过的咖啡，看着小明星发动汽车，开了暖气，把围巾丢到一旁。挥挥手。就像那个她不懂的凌晨，小明星沉默了许久，说，他就在那里。

这是一种迷信。

公众平台抽了奖，鼠标犹豫了半天，发布出去。朋友端着酒杯笑他，还真成网红了。太阳穴跳了一下，把简介改成为人低调的网红小王。年少轻狂的青春没人来原谅他。天花板像是在高速旋转，把墙壁上复古的花纹转成了呕吐物。

高速公路上的车很少，打了转向灯开进加油站。嘴里淡得快要生出鸟来，也不敢抽烟。把冷掉的咖啡咕噜噜喝掉一瓶，扔进垃圾桶。在一大片寂静的雪景里，他开的速度不快，广播里柔和的女声安慰着失恋的听众，没有尽头的高速路，天地间仿佛只剩下他一个人还相信着他的幸福确确实实握在那个人的手里，像光一样。看到指示牌的时候即使在温暖的车厢里也觉得手脚冰凉，下高速还得继续开。打电话问大少爷在哪个房间。朋友报了房间号码，又问：“你俩最近咋回事啊？你不会是去找他打架的吧？”小明星有些疲惫地笑：“嗯，是啊。你放心好了，打人我也不会打他脸的。”

到酒店的时候还是醇厚的夜晚，天空里都是斑斓的星辰，一闪一闪。站在门口脱下手套还是没按门铃。把背包甩在地上，靠着门坐下来。他累得很，给助理回微信说了一句平安抵达。手机掉在厚重的地毯上，助理的回应依旧正在输入，在屏幕光要暗下去的时候她回了一句：早点回来。

即使是在柔软的床铺上依旧会做噩梦。梦里的自己也在睡觉，突然陷落。在黑暗中不断地坠。掉进游泳池里。在幽蓝的水里，看着有人逐渐向自己靠近，挥动的手臂搅动了光线，成了无数个片段。果然太过想念连梦里都是那个人。唇触碰的感觉陌生又熟悉，给予他新的空气。睁开眼，阳光穿过没有合好的窗帘，直直射进来，在凌乱的床上落成曲折的光影。在微博翻了半天也没看见任何更新，左耳边似乎有人轻语我在呢。手机震动了一下，一条新微信。

“昨晚上喝多了，那个小新给我打电话来着，我还以为做梦呢今儿看通讯记录才想起来。嘿嘿你俩是不是搞上了，跟你要特等奖都不给我哈。”

心尖枯萎许久的花迎来第一缕清风，重新开了。

“去你妈的，搞你大爷。你不就在山里么，给你就是浪费。”

掀开被子走出去，从猫眼里望了很久也没看见外面有人。拉开门的时候发现那个傻瓜靠着墙已经睡着了，把掉在一边的手机捡起来。也跟着坐下去，侧着头看他熟睡的模样。真傻，这样都能睡着。傻瓜的脑袋一顿一顿，眼看着就要往旁边倒，赶紧伸出手捞回来，搁在自己的肩头。助理的电话打过来，接了。电话那端的人发现是他的声音，有些不大敢说话。“他现在还睡着呢，有什么事你说吧。”助理摆摆手，发现自己的动作对方根本看不见：“没有没有，就是问他咋样了。他赶了几天的进度就自个儿开车下山了，疲劳驾驶我怕他出事儿。”他的声音很轻：“嗯，这两天我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谁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呢，他认栽。捏捏傻瓜睡得泛红的脸：“醒醒，咱回屋睡。”把背包拿起来，搀着还迷糊的小明星回房间。把羽绒服都脱掉，穿着单衣在被子里裹得很舒适。大少爷侧着脑袋看着小明星的睫毛，细细的数着。嘴角抑制不住的往上翘。外面的阳光太好，周遭的环境又太过安静，诱惑着他入睡。在陷入美梦前，亲吻身边人的眼睑。

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无可替代的。那条河。

由于不规律的作息眼皮子肿得眼睛眯成缝，睡饱起来稀里糊涂的，被人推进浴室。好好洗了个澡，裹着浴巾出来，桌上放着一碗粥。温度恰好。尝了一口，总觉得不是白粥，抬头看着在料理台忙碌的大少爷。

“你这煮的啥？”大少爷头也没回：“粥啊。”算了，不必再问。喝完粥大少爷手里端着水煮蛋走过来。把壳剥了让小明星闭眼。靠得太近，鸡蛋在眼皮上一圈圈缓慢地滚动。小明星嘟囔了一句浪费。大少爷换了一只手：“那一会儿你把它给吃了呗。”沉默了一会儿，小明星又开口：“为什么没有肉？我想吃肉。”大少爷把鸡蛋放进他的手里：“吃吧，睡了那么久起来就吃肉也不怕胃里难受。”

软了腰倒在沙发上，眼睛热热的有点刺痛。还是半眯着眼说：“其实我没有原谅你，你知道吧？”大少爷把他手里捏碎的鸡蛋掰出来，拿了毛巾坐在旁边给他擦手：“我知道。”凑上前弯了身子亲他发烫的眼睛：“忘不了就忘不了吧。”

两个人一直没有出门。打游戏依旧输得很惨，窝在沙发只能看春节特辑。小明星接过大少爷剥了皮的橘子，等着那人去给自己做饭。酒店里的厨房工具不算齐全，简单做了几道家常菜，小明星把四季豆里的辣椒都挑出来。大少爷问了一句：“请了几天假？”“明天就回去。”

偷来的时间都异常珍贵。两个人有多久没这么平和的躺在一张床上十指相扣，大少爷觉得自己的记忆都模糊了。

大少爷开着车把小明星送回剧组。助理小姐出来接他，满满当一堆东西。大少爷叮嘱助理让小明星别只顾着吃零食忘了正餐，要多喝水，半夜玩游戏记得拔他电源。助理提着两大袋的零食有些无奈，那这些东西都是给谁的。小明星把帽子戴上，围巾往下拉了拉，亲亲大少爷的嘴角：“别唠叨了，拍完我就回去。”大少爷停住话语，打开后备厢把礼物递给小明星。小明星捧着盒子对大少爷挥挥手：“赶紧走，别让人看见了。”

助理把零食放在桌子上，回头问：“送的什么东西？”小明星把盒子一拆看了眼就去袋子里找东西吃：“你自己看。”那台棉花糖机。助理把盒子重新盖上，小明星正一脸愁苦地看着手里的红糖水，拍了

照，递给助理：“这是给你的。”助理把红糖水拿过来，问了一句：“所以你为什么决定要去找他啊？”小明星发了照片质问采购人，顿了一下，回答：“每个人的胸口都是带锁的，只有他是那把正确的钥匙。钥匙插进胸口的时候就开心了。”助理小徐拧开瓶子尝了一口，果然是糖水，真甜。微信语音是一串笑声，附带不靠谱的解释，急着走看见货架上有啥就拿啥了。小明星发了满屏幕的再见表情。助理猛然叫了一声：“还能不能好了，前几天停水今天停电啊！”小明星倒在床上看着黑暗中的助理，赶紧回去睡觉等天亮。

跟大牌演员对戏依旧会紧张，薯片也没少吃，穿得厚也没人看得出来。

不同的是会在空隙跟人发微信聊天，你在哪儿我在干嘛，其实那人在身边没有离开。

四月从剧组出来回北京第二天就有媒体采访。

被问到那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很淡定。谁的少年没有经历过波折呢。小明星回道：“我们还是朋友。”下了采访接到电话准备过两天给一部动画片配音，还能附赠一套梦工厂的玩偶。小明星在北京炫目的夜色里拨打了家里的电话。

“今天有夜宵吃么？”

“孟氏小龙虾，大家伙就等你了。”

闭关几个月去拍了戏。大少爷难免有些想念，在微博看见小明星的学士服照片，转发一下。又是一场轩然大波。

那座桥他已经建好了，面前是宽阔的平原，没在怕的。

时间一直向前转，永不能回头。那就往前看啊。

一切都会好的，不是么。

## 午后小甜饼系列·一

# 从温柔的穿堂风中过

横店早早地热了起来。

W 给 L 发了一条微信，图片里南山塔上一览首尔的夜景。下次一起来。

把小电风扇递给韩国友人，你们那儿塔上有啥好玩的？可以挂锁啊，情人锁，能在上面写留言之类的。八卦是人类天性，那你跟你男朋友写过吗？韩国友人讳莫高深，你猜。

其实也没什么好猜，他一边走回酒店一边噤里啪啦回消息。

“我今天可都看见了，你这是实力追星啊！”

“我是来谈生意的。”

“啧，看来韩国也被咱们国人占领了，知道你的人不少嘛。”

“没办法，谁让我比你红呢。今天到杭州有三个人给你接机吗？”

“是五个！五个！你少瞧不起我了，我也是有少女粉的。”

“就让少女粉看你去吃 KFC？也不怕胖。”

“再胖也没你胖，最近拍戏我都饿瘦了，全贡献给那匹白马了，不好好喂它我怕摔。”

Facetime 也抵不过距离的思念。

洗完澡擦着头发，L 听见对面的打字声，随口问了一句：“真在工作？”

“嗯，跟这边的公司合作，在改投资方案书。”

“是做大老虎那个特效公司？”

“对啊，我千金散尽为搏美人一笑。”

“我知道，都给了杨子荣。”

“……”

“你们摩羯座也太没有幽默细胞了吧，我去睡了，有时差呢你赶紧睡吧别喝咖啡了。”

“一个小时也能叫时差？”

“zzz……”睡姿不算好，长腿一踢，大半床被子都掉在地上。看来是真的挺累，瘦得连肋骨都仿佛摸得着。

直到 iPad 没了电。

W 检查了回复过来的邮件，手边的咖啡早凉透了，想了想还是放在一边没喝，让人送了一杯牛奶。

北京的天也黑得越来越晚。

L 结束活动已经是十点。把钥匙放在茶几上，小花第一个蹿出来求投喂，西装外套沾了毛。把她抱进怀里在厨房找鱼子酱。“一到换季你掉毛还挺严重啊，是不是该让人往你猫粮里加点维生素片？”小花咬了一口他的手腕，扭着身子就去吃夜宵了。

L 摸摸肚子也觉得饿，从杭州飞回北京的时候天还没有完全暗下来，又急匆匆地在场地准备的化妆室化妆。胃早就空荡荡，在冰箱翻出速冻饺子，腌黄瓜也还没吃完。一个人打开电视就着深夜新闻填肚子。速冻食品怎么样都好吃不到哪儿去。还专门拍了照片发到朋友圈。也不知道究竟是故意让谁心疼。好啦，其实没差，吃太多泡菜还致癌。

“你啥时候回来，我看你闺女要怨念死了。”

“过两天，把投资金额提高了一倍，现在正给我爸谋福利呢。”

“啧。不想跟你们这种人民币单位不一样的人说话。”

“我的是你的，你的还是你的，行吗？”

饺子吃得有点多，又嚼了两粒健胃消食片。实际上从这儿到仁川和到杭州一样远，L 在床上滚了三圈，屏幕上的我想你啊一直没发出去，直到睡着那刻才不小心按到发送。W 第二天起床看到这条微信，盘算着什么时候能解决完这件事，对着行李箱傻乐，就算是吃到坑爹价位的冷面也算了。

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就往机场赶却是继续工作，一场电视剧拍得太久太久，冬天觉得太薄的戏服现在又太厚。连着拍了几场打戏，坐在旁边休息喝绿豆沙还不忘给自己的座驾梳个头发。女演员补妆间隙他翻了翻手机，一条新语音，今天就回来。

想要的玩具都买到手。W 在休息室突然觉得自己像个专属代购。L 在那边哼哼唧唧说着自己似乎有点感冒。

“让你半夜踹被子。”

女演员毕竟不专业，NG 了好几次也拍不好。眼看着导演翻译围着她团团转，L 心里也有些急，他还打算今天拍完了就回趟上海。本来就语言不通了，L 尽量让人平复情绪，助理把板蓝根随手带在身边，抽了两包递给他。“一会儿我回酒店，你找辆车在停车场等着就行。”

出门前想想还是穿上外套。天空已经看不见什么亮色了，L 倒是庆幸自己走得晚，路上没遇上高速车祸没有下雨到了上海也没堵车。

从车上下来才觉得自己脖子疼手腕疼。扑到床上把 W 压得差点没喘过来气。W 翻身用棉被裹住他：“你是想谋杀亲夫啊？”L 的笑声在被子里显得闷闷的，伸手扒拉开一个小缝：“那天我说想你你还没回我呢。”

W 的额头抵着他的，笑笑：“嗯，想\*\*你。”

L 在被子里蹬掉裤子拉开外套：“来呗。”

被放在上面的时候 L 明显还有些不适应。W 拍拍他的屁股：“最近不是老骑马么？这姿势还不会？”L 被他说得耳朵有些烫，撑着床铺一点一点动起来。W 明显是有些满意了，眼睛都眯了起来。L 倒是按住他的胸膛喘气：“不行，我疼死了。”

“哪儿疼？”

“都疼！我开了五个小时的车！”

L 退了出来，大喇喇的在床上躺下。W 凑上去亲吻他的眼睑，双腿被架在对方的肩膀上。呻吟声一阵高过一阵。W 颇为恶狠狠地对着他的脚踝咬了一口，牙印明显。



“叫得真浪。”

L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倒仿佛真在海边似的，浪花拍打沙滩的声音在他耳边不断循环。高潮的时候闭着眼睛也要探着脑袋寻找 W 的嘴唇，即使是最简单的唾液交换，也因为对象的不同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W 翻身在 L 旁边躺下，搂了一下似乎不太满意，向上蹭了蹭把 L 的发顶按进自己颈窝才安生下来，一时又睡不着，空出来的手漫无目的地逡巡在 L 腰腹间，用指尖沾了还带着体温的白色液体开始自顾自絮叨。

“研究证明，100% 的相处时间，每次数量不到 4 亿，相处时间下降到 5% 以后就能达到 7 亿……但我觉得我的心情得有 40 亿……不然折现给你？”

L 这会儿已经神志不清了，抬手就想往 W 脸上拍，一边含糊道：“大半夜不睡觉你又嘟囔什么！”

“我说，明天有个车展，去吗？”

L 把头拱出来，湿漉漉的小狗眼闪闪看了他一会儿：“那现在也得睡觉！”

W 又把他的脑袋按回去：“睡睡睡。”

看着 L 黑而密的眼睫，一只腿还架在他的腿上。莫名地高兴起来：“嗯，还说你千里夜奔来看我。”

第二天吃完早餐还要开车回去，W 皱眉问了一句：“你现在能开车？”

L 咬着土司怨念：“能怪我啊？”

W 一边把东西给他装好一边说：“怪我怪我。”

“哦对了，这是给你买的衣服，试试。”

L 抖开 T 恤一看，竟然是那只没心没肺的可妮兔。挑着眉问：“你的呢？”W 指指包装盒，哦面瘫的布朗熊。L 笑得夸张，你今天要穿这件去车展？千万别啊，你的国民老公形象要毁灭了。W 带着他走进电梯，把东西塞进后备箱。才摘了帽子亲亲他：“毁就毁吧，反正只

是你一个人的老公。”

“啧。对了，过几天我要回北京，你过去吗？”

“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你说的啊？”

“嗯。”

回到横店继续和泡菜语言搏斗，抽空打了个电话：“你真买那辆车了？”

“没，太小，不够咱俩车震的。”

“WSC，很快就拍完了。”

“我知道。”

W 看着虚假新闻也不气了，反正，总有人会补偿他的 40 亿砰砰跳的心情的。

## 午后小甜饼系列·二

### 眼前人是心上人

小明星从飞机上下来，北京夜晚的风钻进他的脖子，把外套拉链拉到最高，掏出手机，震动不停。站在传送带旁边等着行李掉落，接起电话，鼻音厚重：“喂。”那边的背景音似乎还有些嘈杂：“到了？人在外面等着。”“哦好。”“你是不是感冒了？”“没，就是鼻炎又犯了。”

司机眼尖，看着他第一个出来，走上去替他推着行李箱。“林先生，附近有狗仔，您要不要……？”

小明星从兜里掏出一包纸巾，擤鼻涕：“啊？这么晚了还跟啊，也真是够闲。”说完把帽子戴上，走到停车场坐上后座，小明星又把手机拿出来发了条语音。司机调整了一下后视镜：“林先生，他们还跟着呢。”

小明星也扭头看了看：“没事儿，跟就跟呗。”

司机也算是经验老道，绕了一圈就把人甩掉了。

小明星推着箱子走进电梯，试图在背包里翻出小小的钥匙。

推开门几只猫慢悠悠地从他身边走过，葱仔喵了一声算是打了个招呼。大少爷从书房里走出来：“路上堵车了？”小明星走到厨房拿了一瓶牛奶，往沙发上一坐：“没啊，有狗仔，绕圈了。”

大少爷走近揉乱他的头毛：“牛奶是冰的别喝了，我给你下面。”小明星笑倒在沙发上，小灰还凑了个热闹踩了他肚子两脚。大少爷低着头看他：“你要是这么想要也行。”小明星抱着小灰立马坐好：“我要吃面！对不对小灰！”小灰满脸不乐意，不想理你。扭扭身躯从小

明星身上下来，跑去跟小花窝在一块儿玩小毛球了。

小明星站在大少爷背后搂住他的腰：“记得我要溏心蛋啊。”扭过头来甜甜蜜蜜接个吻，小明星眼神指指沸腾的面汤：“都快糊了。”两个人坐在餐桌上就不会觉得寂寞。小明星咬着筷子想起曾经问大少爷的话：“你那么会做菜，那你觉得什么菜最难做？松鼠鱼还是锅包肉？”那时的大少爷，给他递了一碗汤，说：“一个人的菜是最难做的。”

吃完饭两个宅男凑在一起又撸了几局，期间大少爷一边喷小明星一边为他殉情，小明星一口一个不服气分分钟回嘴又要大喊我没蓝了。大少爷捂着他的肚子：“你是不是吃太多撑得慌？”小明星顺势躺在大少爷腿上：“我刘海有点长了，明天要去剪头发。”大少爷撩开半遮眼睛的头发，低头说：“明天的事情明天再搞，先搞今晚的事情。”

在黑色的空间里，小明星半趴在大少爷的身上，痴痴地笑着，摸着大少爷的脸。大少爷抓住他的手：“其实你很久没来了。”小明星抬起头：“你忙我也忙啊。”

“还是这样比较好。”大少爷亲吻他的手指。指尖发麻，连着心脏都砰砰地疼。

第二天起床有大少爷亲手做的爱心早餐，小明星觉得这日子真的过得太荡漾。“一会儿我有个会要开，中午我定好餐厅给你打电话？”小明星往吐司片上抹巧克力酱：“嗯，我去弄个新发型。”

开着车出去会被路人发现，小明星心里还有些欢呼雀跃，他还是挺红的嘛。只是稍微担心了一下会不会有人去查车牌，发了微信过去问大少爷。

大少爷回复：“你当我跟你一样傻？车主当然写的不是我。”

剪完头发拍张照，发给大少爷。

丑狗。

wsc 你嘴里能有一句好听的吗？

照片都丑。

[ 拜拜 ]

小明星把手机扔到车里一个人跑去逛街买衣服。在路上晃了半天最后还是只买了三双袜子，回到车里发现手机微信一串串，不慌不忙去到餐厅。

大少爷看他第一眼便笑起来，小明星关上包厢门：“真有那么丑啊？”

没啊，挺好看的。

那你还说我丑狗？

都说了是照片不好看。

行，算你说的有理。最近我可没活动了啊，要在你家混吃等死了。

大少爷挑眉：“行，我在我们家，包养你呗。”

## 午后小甜饼系列·三

### 漫漫

L拍了许久的夜戏，走出场地尚且能看到外面的天隐隐约约泛着亮，越来越晚。W一个电话打过来，阻扰一个好青年的诗意。“没睡？”W的嗓子有些哑。“嗯……我妆都没卸呢，你醒得还挺早打什么电话啊。”W鼻腔轻轻哼了一声：“谁告诉你我是睡醒了，刚从夜场出来。”L翻了个白眼，走到早点铺要了个卷饼加培根：“老熬夜容易脱发你晓得吗？”“我在韩国。”

哦——一个小时时差，还好。

“你买机票了吗？”L把食品袋揣在兜里，怕那点微薄的热气跑走了：“没啊。”“要我帮你买吗？”“你先把这钱省下来整个好点的发型吧。”L看着电梯里映着自己的影子，低着头憋笑。W也跟着笑：“你是不跟我顶两句浑身不舒服哈？”“我买的高铁票，提前一天去，机场应该很多媒体吧。”“你倒是学聪明了，我明天就回上海，到时候去接你。”

L挂掉电话，把那袋早餐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刷了一下微博。

一条新私信。“吃完饭就去睡觉。”L乐得在沙发上躺下，掰着指头算算这离上次见面才几天，不想承认想念两个字。

拍完戏收拾了两件衣服提着箱子就往南站赶，穿越整个北京城。上高铁前发了车次信息。随便聊了两句，睡前只记得W让他别忘了吃午饭，可是困意迅速地席卷大脑。据说半道儿上还被路人偷拍了两张照片。W把车开到站台打开手机看到照片，这个傻逼这么睡也不怕流口水，不多时便看到那个照片里的傻家伙从高铁上探出个脑袋。L跳下车把行李扔进后备箱。坐在副驾驶，扣上安全带。W伸手从后座拿

了一个袋子：“饿了吧，先吃点垫垫肚子。”L 拿出还温热的三明治：“你给我发消息的时候我眼皮都打架了，实在是太困，没吃午饭。”W 调转方向盘：“猜到了。”

戴着白手套的管家把他的行李接过去，按下电梯。L 颇有些尴尬的笑笑，好在人素质良好并未向他多看一眼。他和 W 之间的关系，仿佛全世界都在大大方方调侃，可是又说不得碰不得。犹如一颗胶囊卡在了喉咙不上不下。L 觉得大概是这电梯运行得太快，导致他头晕目眩。晚上接到新娘来电是有走红毯。L 一贯不热爱这种场合，一个人走尴尬的连手都不知朝哪儿放。他同新娘寒暄了两句从茶几上抓了一把饼干吃。

啊呸。

wsc，你这什么饼干啊过期了还放桌上。

W 从厨房出来，拿着纸巾擦手。你个垃圾，这是 coco 的零食。原本趴在一边咬花椰菜玩偶的大狗听到自己的名字耳朵一竖吐着舌头跑过来在 L 的怀里蹭来蹭去。W 被这场面逗得发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他家的小动物们都喜欢这个大动物，程度要远远超过他这个主人了。L 把手里的饼干作为奖励统统给了乖巧的大狗。苦着脸示意 W 给他拿水喝。拧开瓶盖，L 猛然想起：“对了，刚才 AB 给我打电话，明天要走红毯，我一会儿问问 M 夫妇吧，他们肯定是要走的。”W 揉揉他像枯草一般的棕发：“嗯，明天我跟着伴郎团走。”L 被酸得牙疼：“你这什么果汁儿……如果，走红毯记者要问起什么……”W 扭身回厨房看火：“放心，我不会乱说话的。”L 有些懊恼地跟上去：“其实我……”W 看了看食材把火调小了一些：“其实我懂。行了，开饭了，你去拿碗筷。”

L 吃完饭给 M 发了微信，W 抬头，让他问个房间号，衣服就直接送去。L 有些惊奇的放下手机：“你还给我买衣服了？”“那天试衣服的时候我让人改了一套，挺适合你的。”

“你都还没看呢就适合了。”

“我想过你穿那套衣服被我扒光的样子。”

“++……”L 被他堵得说不出话，张张嘴又咽回去。“王可可出

来出来，你爹耍流氓。”

“别喊了，她我让人送出去遛弯儿，这两天呆家里她快抑郁了。”

“你说你，非要养大型犬，成天在外面跑你家闺女还能认得你的脸？”

W 吃完饭往后一靠，“是啊，我也是脑子抽了成天养大狗。”

L 被他这眼神看得心虚，低头：“我再喝一碗汤！”

“你比王可可听人话多了。”

他俩相见的频率并不高，L 被 W 亲得有些紧张。太久没做全套。被另外一个人完全压制贯入的感觉太过奇妙。

W 从 L 的身体里退出来，躺到一边。L 在枕头下面摸了半天摸到手机，刷了一下微博。W 看着黑夜里冒出来的光亮，按住关机键。行了，你不累？再看眼睛还得去做手术。L 换了个姿势，靠着 W 扭了两下舒舒服服地睡了过去。

早晨迷迷糊糊睁开眼，W 已经收拾好准备出门了。L 抱着一团被子坐在床中央，一副不清醒的模样。“早餐都放桌上了，牛奶要热一下再喝。”

“哦……”

“我估计一天都不回来，礼物你就自己去买吧。”

“好……”

“要是困你就接着睡，反正五点才开始。”

“嗯……”

“来，叫声老公。”

“老……WSC 你还不走啊！”扔枕头。

“这不就清醒了。”

“快滚快滚，别打扰我睡回笼觉。”

睡到自然醒一边喝牛奶一边盘算着自己该去哪儿买东西合适。W 在酒店大堂，记者太多，把连帽衫的帽子套在脑袋上：“醒了？”

“嗯。”



“包子还是热的吧？”

“早凉了，我在微波炉里转了两圈才拿出来吃的。对，可可早上出不出门？”

“一会儿，你出去了跟我说一声，我让助理带她。”

“行，我先给她倒狗粮。”

.....

“你闺女真够行的，又咬坏一个狗盆。”

“这是发情期的表现。”

“个屁。对啊！我等会儿去恒基 BV 买礼物！”

“你可别瞎买，人家里养猫。”

“谁告诉你要买狗盆了。”

“那我的小祖宗你顺便买个狗盆回来呗。”

L 趾高气扬地打车去商场买东西。被导购小姐认出来还拍了张照。L 摸摸自己的脸，莫名的高兴起来，看来我人气还是很可以的。把东西提回家，王可可正对着自己坏掉的旧狗盆伤春悲秋。L 从袋子里拿出那个新盆。一只大狗迅速地扑倒了他。“可可，你这……得控制体重了，都有 10 个小八那么重。”王可可一口叼走他的帽子。L 追上去作势展开什么争夺战，抓着大狗的前爪：“是我错，我不该说姑娘家的体重。”

W 的电话打过来：“东西买完了？”L 一只手梳着可可的毛：“嗯，你这是干嘛呢还有空打电话？”W 啧了一声：“穿着长袍接亲呢，搞得跟盲人阿炳一样。”L 哈哈大笑，“你要是阿炳，那别人岂不是阿丁了？哦对，新郎官呢？”“他？重返青春韦小宝。”“得了吧你。”“我叫了外卖，你等会儿记得拿。”L 觉得这一日三餐待遇实在太好，生怕自己这两天就能长两斤肉。

下午跟 M 联系了一下，得知化妆师已经在房间里给 G 化妆，才不紧不慢背着包往酒店去。G 看他进来，打了声招呼：“衣服放在沙发上呢，

你先换上，我这马上就好。”L 点点头，把包放下来抱着盒子进了换衣间。在换衣间悄悄发微信：“你可别给我搞什么情侣装。”“废话，真情侣装你今天得和六个男人情侣。”这才放心换上西装。

婚礼现场热闹而混乱。L 跟着一对新婚夫妻走红毯，还自我打趣遛狗。走进大厅，看见巨大的旋转木马。L 笑 AB 的梦幻少女情结。被记者叫住，和刚秀完恩爱的 M 夫妻站在一起拍了照。也不知道 W 现在在哪儿。L 从记者群旁边溜过，拿起手机开始给那人打电话，这样混乱的场面，能听得到电话吗，L 也不确定。好一会儿 W 才接听。“你在哪儿呢？我现在进来了。”“我就在舞台左边。”“好，我马上到。”

L 见 W 这样正经的模样并不多，端详了几分钟才缓缓说道：“我觉得你这样……还挺帅的？不过没我帅。”W 想给这只自恋的狗翻个白眼。L 拦住他：“你领结歪了，我帮你弄一下。”一时间两个人靠得极近。W 近乎是用气声在对他说话：“你，想要婚礼吗？”L 的手一抖：“说什么呢？行了，我先去位置上坐着了，你还得去后台吧。对了，我没见你吃饭，刚从门口拿了根棒棒糖你先吃着。”W 点点头，看着 L 急匆匆赶回去找自己的位置，又被 J 叫了声：“咱得上去了。”

真正的典礼仪式其实相当短暂。新人还带着伴郎伴娘团出去接受媒体采访，W 被记者问到什么时候结婚的问题，一下子有些发愣，只好笑着说不知道。回来便坐到 L 的旁边，尝了几筷子菜：“这菜一般。”L 也跟着点头：“晚上回去煮面吃。”喜宴上吃饭并不是重点，人情往来，酒更重要。W 和 L 被 R 笑称简直是婚礼上的连体婴，满场都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影子。

被人逮住要合照也答应了。L 在醉酒的状态中还觉得自己今天简直疯了，放肆得很。W 再次被叫上台敬酒。L 不清楚 W 醉没醉，反正在别人打趣他和 W 的时候，他居然端起杯子也跟着上台。站在 W 的身边，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那人的体温。因为酒精的缘故，要比往常高一些。L 装作镇定跟旁边的造型师说话，W 眯着眼看他。这样的场景太过难得。

原本计划的是还有 afterparty，可是 L 的呵欠一个连一个。在宴会厅闹到半夜，W 想想还是让司机直接把他们两人接回去。司机先绕

到酒店拿了L剩下的衣服，开到后门等着W和L出现。L喝得满脸潮红。W摆摆手让司机把自己送到新天地。再去陆家嘴就怕L得吐在车上。

L进了房门就被W推进洗手间，赶紧洗个澡。

一个热水澡浇醒混沌的大脑。裹着浴袍出来看着W从柜子里拿出一瓶红酒。L呆愣愣地问他：“你还没喝够？”

“去拿杯子。”

深红色的液体香气四溢。

W低眉说，今天记者问我什么时候结婚。我当时在想，这个答案应该在你手上。L抿了一下嘴唇。仿佛是做了极大的勇气似的。就今儿呗，今儿肯定是个好日子。W挺得直直的脊背一下子疲软下来。

“LGX，中国人结婚一拜天地，可我不信天也不信地；二拜高堂，我爸妈还在国外；只剩最后一个夫妻对拜。”

L拉着他站起来，拜就拜。他拍的古装戏多，做起姿势来像模像样。W把茶几上的两个杯子端起来，咱这已经在洞房了，直接喝交杯酒吧。L痴痴地笑起来。突然想起他在片场看导演的老戏，一首歌唱到今天才懂其中的意义。

留人间多少爱  
迎浮生千重变  
跟有情人 做快乐事  
别问是劫是缘

## 午后小甜饼系列·四

### Perfect World

小明星已经好几天没有发微博了。

粉丝们蹲在电脑前有些心焦。哎呀，没有人可以来调戏调戏吐槽吐槽日子好无聊。

这不太对劲啊，小明星多爱炫地点。就算是出门儿玩也得留个信吧。

小明星这个时候正在澳门塔上抓着柱子不放手。

不行不行，我怕高好吧，你别拉我！！

大少爷已经装备齐全，半蹲下来看着挺委屈的小明星。

嘿，你说你一东北大老爷们儿，胆儿还挺小。

小明星有些不甘地瞪着他。透着惊慌失措，看起来亮亮的，像黑色的水银。

没事儿，这不有哥我么。咱俩一块儿跳。活着有我护着你，死了还能同穴。

呸呸呸，净说些不吉利的胡话。

大少爷站起来，双手插兜。知道是胡话就行。赶紧的吧，没看工作人员都笑话你吗？

小明星被大少爷拽着来到跳台。

手被吓得发凉。大少爷的手覆盖上去。轻轻地说，没问题的。

小明星皱着眉头想了想，要不还是你先吧，我俩一块儿太奇怪了。

大少爷啧了一声。你这小样儿，别等哥跳完了，你就从电梯坐下来了。

小明星把大少爷推到前面，哼了一声，我像那样的人么。

大少爷也懒得等他做好心理建设，站在台边，等着工作人员做最后检查。

倒计时过后人就下去了。

小明星扒在栏杆边上还有些兴奋，一边看，一边默默地想：大少爷那么淡定应该没啥吧。看着大少爷落了地，小小的人影像是对他竖起了一个大拇指。小明星看着他被风吹乱的头发笑得不可开支。

自由落体的感觉相当好，耳边都是呼啸的风。

小明星下来趴在少爷的背上，哈哈哈哈我居然下来了还以为中途绳子会断掉呢。

大少爷扒拉开他的手。大夏天的黏在一起不热啊你，你还别说，一张马脸活生生被风扭曲成驴脸了。小明星也不生气，摇摇大少爷的手臂，赶紧的，我饿了，带我去吃蛋挞吧。

段子手们发着段子转着哈哈最近过得十分太平，头条新闻也没什么好玩的事儿让大家群嘲一番。大少爷将近一个月没发微博了，太太团们表示老公肯定在努力为了我们的将来工作。连汪峰都不来凑热闹了。

小明星跟着大少爷在澳门老城区里随意瞎逛。除了赌场那一带，路上的人少得不可思议。大少爷让小明星站在那儿别动。我去接个电话，一会儿就回来。手里的咸柠七放到对方手里。

小明星点点头，站在一处阴凉下。小岛上的天气好得简直不像话。阳光透过轻如棉花糖的白云射下一缕缕光线，蓝天薄得像一块玻璃。喝一口冷饮，四周都是黄墙红顶的小洋房。小明星朝大少爷离去的方向望。

有一只脚露出来了，又缩回去了。

小明星赶紧掏出手机嘿嘿地傻笑，大少爷肯定是想出了什么新玩意儿要整他，还好他是一个颇有城府的男人，早早就发现大少爷的漏洞。

大少爷向他走来。背后的光透亮，仿佛刺伤了小明星的眼。眯了

起来。

手里是一束花。

大少爷脸上倒不是害羞那么回事儿，一脸认真跨上台阶。

小明星嘴巴微张着，啊……

手里的饮料差点掉在地上。

给，SB，张着嘴丑死了。

小明星按下停止录制。等等你给我解释清楚，这啥。

花。

我知道这是花啊，不是你送我干啥？

大少爷挑了挑眉，不送你你想我送谁？

小明星皱着一张脸，太突然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呢。

大少爷觉得自己大概是被太阳晒昏头，好端端的想啥惊喜。

小明星的反射弧终于理解了这一复杂的行为，立马把杯子塞回大少爷怀里。鼓捣起手机。

哎，这花你还接不接，不接我扔了啊。

别别别，你等我一会儿。

小明星笑呵呵地给视频加了效果，柔化了大少爷严肃的脸。

我要发上微博，让你的太太团们都见识一下你究竟有多二。

大少爷没表示反对。

“我制作了个MV！欢迎围观~”小明星眼疾手快的抢了自己的沙发，评论道：“太二了。”

大少爷夺过他的手机，切换账号，轻车熟路。

在特别关注里找到新微博，转发了小明星的评论。下面都是一群抢沙发的人，看来是还没缓冲好点开视频。

小明星拿回手机看见大少爷的转发笑得更傻了。

一个字，哦，多么冷高又二缺。

小明星把手机放回口袋。接过大少爷已经举了很久的花。

这里面还有贺卡啊，哎别是你写的情书啊，我跟你说情书得写中

文的，你搞那啥英语的我一句都看不懂。

是两张飞往拉斯维加斯的机票。

嗯？啥意思，带我去赌一把，尝尝挥霍金钱的滋味？

你彪啊，要赌这儿不能赌啊？

小明星一脸我就是不懂了怎么着吧的表情。

大少爷说，搞个仪式。

微博上已经翻了天。

太太团们抱作一团泣不成声，万万没想到我们最后还是输给了一个男人。

段子手一边留着老公你不要我了么这样的评论，一边又热火朝天地编起了新段子。

围观路人把视频看了几遍也看不清人的脸。差评。

新浪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组团叫外卖。

今晚加班，我们懂的。

这些大少爷和小明星都还不知情。

小明星想了想，说，我要在渔人码头上吃猪肉脯。

大少爷牵着他的手，嘴里饮料的味道还没有散尽，酸酸甜甜。好。

那些开玩笑的好好好，买买买。终于在一个人身上成了真。

## 午后小甜饼系列·五

### Valentine

从奥克兰到广州，再到大连。衣服是一件件往身上套。

一下飞机，扑面而来的冬夜的风夹杂着咸涩的海水味。

林一在飞机上睡得昏天黑地，高强度的工作让他总觉得胃部不适。还要笑眯眯的回答那些记者的刁钻问题，脑袋总是会转不过弯。镁光灯闪一下，心头也跟着跳一下。

摄影棚的光亮得刺眼，他站在监控器后面打了个呵欠。摄影师拍拍他的肩膀让他轻松一点，就这么赶？林一接过小助理递来的咖啡，对啊，赶着回家。笑意藏在白色的纸杯下面。

收工。

行李已经让人收拾好，直接赶去机场。

飞机轰然落地。

外面是灰色的路，枯草上残留着积雪。

二月的大连天空阴沉得可怕，林一打开 APP，明天有雪。十六个小时前他还穿着白 T 恤在蓝天白云下摆着各种姿势，现在他从箱子里拖出一条长羽绒服，盖上帽子，遮了一半脸。把两箱行李塞进后备箱，出租车司机通过后视镜看了好几眼，总觉得乘客面相有点眼熟。他笑了一下，报上地址。别墅的位置有些偏，大概唯一的好处就是安静。林一一边跟人发微信，一边暗嘲，有钱人就是作，享受静谧的田园生活，



放屁。

小助理说钥匙放在他背包的暗格里，林一把行李放在门边找了半天才找到，先刷卡再拧钥匙，真麻烦。别墅里没有人，林一把靴子甩到一边传出有些骇人的回声。林一在冰箱里搜刮着能现吃的零食。大多数都是未加工的生肉，林一撕了两包饼干把旺仔丢进热水里勉强热了热，踢着拖鞋上楼睡觉。那人并没有来一条讯息。

王聪坐在会议室听人发表今年展望，看了一遍又一遍手表。啧，飞机没有晚点。应该上了出租车。遇到红灯的概率冲他那倒霉相大约是三分之二，45分钟过去，大概已经到了家门口。王聪提前一天让钟点工把被子什么的都换了新的，唯独忘记填冰箱。回去的路上再去超市买点东西。王聪划了一下手机屏幕，通讯录那边的人肯定已经睡了，还是不扰人清梦。

秘书过来凑在耳边说一句蛋糕已经到楼下了，王聪想了想，放我车载冰箱里。一会儿就走。秘书点点头应了，王聪最后一次看手表。滔滔不绝的计划终于说到了结尾，王聪装模作样地给人拍拍掌穿好外套就往停车场走。

林一醒来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全暗了，一看时间，倒不是很晚。隐约听到楼下有动静，洗了个澡裹着浴巾下去。王聪蹲在冰箱前拿了两个西红柿，瞥了一眼，头发还是湿的。林一嘿嘿笑着：“今儿做饭啊？”王聪推开他让人去吹头发：“你这不废话，等你做饭非把人都饿死了。你瞧瞧你那微博，都是些冷盘做的时间倒挺长，也好意思晒。”林一表示不服气，嘿，你知道什么叫中西结合么。你说，你是不是嫌弃我做的土豆烧肉？

番茄炒蛋，嫩煎小牛排，炒芦笋。

林一端着碗说：“哥，你再教我做两道菜呗。下回出去咱再炫一下厨艺。”

王聪正往碗里添饭呢，放下来冷冷地说：“不行，教你我嫌丢人。”

两个人吃饭总是会很快，把盘子丢进洗碗机。林一盘腿坐在沙发上把遥控器按了一圈还是看起了喜羊羊。王聪端着蛋糕过来：“真傻。”

不许吃多了，你瞧瞧你这肚子。

凭啥啊，我是寿星我还能多吃一口了。再说了你觉得你比我好得到哪儿去？

王聪觉得这人得打一顿才行。半个月不见，倒是拧巴起来。

递上纸巾，寿星你能长点脑子不？好好一块蛋糕你就非得跟狗儿似的，下巴上都是奶油。

林一睡了一个下午，晚上就没了睡意。抱着小象公仔坐在床上回人微信。圈内人缘儿好，祝福话语一句接一句，林一傻乐着不停地回谢谢谢谢下次有机会再合作啊。

王聪洗完澡，林一上来劈头盖脸就是一句：“我的礼物呢？”

王聪挑眉，我来了不就是最好的礼物？

林一才不管那一套，赶紧的，礼物，不给我可走了。

王聪从柜子里把那只熊拽出来。下回出去带这个。

不行，我不会抛弃我的小象的。

啧，抢过来。从今儿开始，这东西是我的了。

林一说他强盗。

老式的古董钟敲响。王聪倾了身去亲吻那个床上的人。

Happy Birthday and Valentine's Day.

余音震得人鼓膜嗡嗡响。

还走？

热气蒸腾，脸颊泛红，摇摇头。

对面的人没心没肺地笑，呼出的水气都扑在他的脸上。王聪想骂自己一句矫情。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那就在我生命里，每一个清晨与夜晚。

## 午后小甜饼系列·六

# 爱有一万颗星

W 给他买机票的时候 L 还撒着欢儿在韩国吃烤肉，他拿着 W 给他的地址截图找小餐馆，一群人对着火炉上的肉片流口水，哎，这地儿的肉也太贵了吧。W 嗤了一声，你个穷癌，2 号记得来三亚，哥请你免费吃喝。L 掰着指头算了一遍觉得自己韩国这几天不算亏本，才勉强答应了没让 W 把机票换成现金给他。

L 推着箱子走进 T1 的时候嘴里的烟味还没散去，打算打个电话确定无误了再去登机，送机的小姑娘递了两包咪咪虾条给他，想了半天，才回了一句：“我一会儿就吃。”笑着同人摆摆手进了休息室，大约 W 在室外，没听到他的电话。又给 W 的助理发了微信，告知了一下飞机晚会点的消息。助理收到后转头跟司机安排好时间，晚点再去接人。

W 从沙滩裤里掏出手机发现两个未接来电，看看时间大概到了，回拨了一条。L 接起来，北京的天并不好，灰蒙蒙的，坐在休息室吃虾条，

“喂——”

“到了？”

“没啊，飞机还没飞呢。”

“卧槽咋还没起飞？”

“是啊，航班晚点。”

“那你吃饭没？”

“在吃粉丝送的虾条。”

“净吃这玩意儿，多大了你？”

“我给你留一包。”

W 兴致看起来不高，盯着放在筐子里没拆封的 10 号红色队服生闷气。他看看今天的比赛大多进入最后结算成绩阶段，便把喇叭递给旁

边的姑娘，径直回了酒店，和 S 撸了两局，助理才跑过来说 L 先生已经到机场了，正往这儿赶呢。W 正准备摆摆手让人下去，却又想起来：“你让厨房一会儿炒个面，错过了饭点儿他肯定没吃上饭。”助理点点头记下，踢啦着拖鞋走开。

然而事实上 L 并没有把虾条给他，等待的时间太长，一个晃神就把两包都吃光了。L 笑嘻嘻地打开箱子换衣服：“三亚真的好热啊。”W 倚在门边拿起他帽子观摩了半天：“你这帽子挺幼稚的，还有星星。”L 换上 T 恤，夺过帽子戴在自己的脑袋上：“星星怎么了，我的粉丝还喊我哥哥呢。”

和在宴会厅玩闹的众人一个个过去打了招呼，L 找到段子手同类坐下来打游戏。W 则被拽去当了一个又一个的人形拍照背景板。助理端着炒面在一排排的电脑前找到 L，L 正摩拳擦掌准备开局，闻着面味又忍不住拿起筷子。耳机里传来队友的怒吼：“LGX 你站那儿当靶子干嘛呢？！”还好最后是赢了，L 吃了一半的面卡在喉咙不上不下，难过了好久。

事实上富二代的生日会过得如同大学生组织素质拓展活动，单纯得不行。L 戴着墨镜叉着腰问游艇呢冲浪呢摩托艇呢，W 拿着喇叭站在他耳边喊，十号选手赶紧给我上台。L 拿着小小的粉色充气筒打气，旁边的姑娘是指望不上了，一个人对着那个仿佛永远不会爆炸的气球充气，整个人瘫倒在台子上。不行不行，太累了。W 站在一边看了许久，拿起喇叭喊：“红队 10 号选手准备下一个项目啊。”L 喘着气想打他两下，W 笑着挡住 L 的动作：“殴打裁判要扣分的。”

晚上办了个运动会颁奖仪式，W 凑在 L 的耳边说：“我可把手机送你了啊。”L 突然想起自己先前的采访，对着他笑得看不见眼睛。他装模作样地拿起酒杯，和 W 的碰在一起。香槟往外冒着细小的泡泡，像翻翻腾腾的思绪。

一切的欢乐像潮水般喧闹。W 站在台中央，四面八方传来无数的呼喊。他拿着话筒直勾勾地看着 L。L 也笑着看他，脸颊泛红。等到所有人都散去，会场只剩下冷清的残余。W 拉拉 L 的帽绳：“醒醒。”L 打了个呵欠，却被 W 塞了一嘴的柠檬，酸得直皱眉头。他把柠檬吐到

桌上，抬着眼看 W。

走吧。

去哪儿。

去转转呗。

海滩上还弥漫着淡淡的硝烟味，L 脱了鞋子，踩在柔软湿润的沙粒上。弯弯的月亮沉在蓝色的海面。W 拉住 L 的手，哎，别走了，咱们躺一会儿。L 看看身后的沙滩，索性躺下，拍拍 W 的肩膀：“老王，生日快乐，现在你可比我大一岁了。”天上的星星远远地闪着，L 突发奇想：“你在英国学过星相学不？”“傻逼星座狗。”“我觉得挺科学的啊。”W 把垫在脑袋后的手往天上比划：“这个就是你傻逼水瓶座。”L 睁大眼，怎么也没看出来哪几颗星星能连成天上的瓶子。“你这生日请这么多人，累不累啊？”W 把还震动不停的手机按了关机，笑了一声：“你说呢。”“不过我觉得挺有意思，我还是很厉害的嘛，P 还说我是红队幸运星。”W 没说话，睁着眼看着深色的天空。L 仿佛在给自己催眠似的，开始数自己能看到多少颗星星。

最终却敌不过柔柔软软的海浪声，又昏昏沉沉地睡过去。W 侧过头，看着 L。那顶帽子一共有六颗，天上数不尽，但这个傻呼呼睡着还能笑的家伙，是这一瞬间最亮的那颗了。他悄悄地抬起身，亲了亲那人鼓起的脸颊。

一万颗星星亮得近乎灼伤了他的心。

## 午后小甜饼系列·七

### 童话

从前有一位王子，他的父亲创立了这个古老大陆最有钱的国家。

但是他并不开心。因为王子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可以轻易地看穿每一个试图接近他的人的内心世界。这个地方的人太糟糕了，他们只是想从我这里拿走一些金银财宝，没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喂马看猫。

王子看着巨大的花园，更加不耐烦了。带着三只小猫溜出王宫。

在远郊的森林，小猫们都玩得异常开心，大约他们也觉得那个金光闪闪的王宫其实并不有趣。他们相互追逐着，王子躺在草地上，对葱仔说：“你们自己玩吧，一定要记得回来。”不一会儿葱仔就发出了尖利的叫声。差点忘了，森林里一定有许多凶猛的动物，这几只从未遇过险情的猫肯定危险了。

跑到湖边一看，竟然是一只灰黄色的小土狗。躺在石块上奄奄一息。葱仔踩过小狗的身体扑到王子的脚边。王子走近一听，小狗闭着眼睛呜呜的小声叫着。王子把小狗抱进怀里，顾不上自己已经湿透的鞋子，接了一捧湖水小心地喂进小狗的嘴里。喝了点湖水，小狗似乎缓过劲了，睁开大大的眼睛，汪呜一声在王子的胸前蹭了蹭，表示感谢。

王子把小狗举得高高的，又看看自己的前胸。脏兮兮的小狗都把白衣服变灰啦。王子撇撇嘴，真是又脏又丑的一只狗，比葱仔难看多了，但是很乖，小肚皮一起一伏，又弱弱地叫了一声，不解地看着他。葱仔高傲地昂起自己的小脑袋。王子把小猫们放进笼子里。小狗太虚弱了，王子想了想，反正自己的衣服也脏了，于是将小狗塞进怀里骑着马回到王宫。

葱仔有些不高兴了。哼，为什么他可以和王子住在一起，我生了

宝宝却没有什么奖励，那个天鹅绒的垫子才不算！

王子很快有了新的乐趣。葱仔已经是妈妈了，她每天都要忙着管教自己几个不听话的孩子。小狗没有取名字，王子每天都喊一声喂，他就会兴奋地跑过去，趴在王子的膝盖上吐舌头。大约是与王子有缘，小狗居然慢慢地能理解王子的心情。大臣们在会议上说王子是一个不合格的继承者。王子回来便坐在书房静静地看书，可是没翻几页就望着窗外发呆。小狗总是会咬住书籍的封皮，扒拉到地上。再跳到王子的怀里，用热热的、软软的小前爪，拍拍王子的心口。有时王子去狩猎场射下一只麋鹿，高兴得很，小狗也会开心地绕着王子又蹦又跳。

那只脏脏的、臭臭的小狗已经不见了。王子带着他去花园。蔷薇花在夏天里开得正好。小狗绕着花丛追逐彩色的蝴蝶，又晕头晃脑地试图咬住自己的尾巴。没多大会儿就摔倒在花丛里。蔷薇花枝上锋利的刺伤了小狗的肌肤。王子也顾不上被毁坏的花朵，抱起小狗，点点他的鼻尖，你怎么这样顽皮呢？

小狗有些委屈的，蜷着前爪，呜呜地叫了两声，吐出舌头舔舔王子的手腕，下次不会啦。

王子抱着他坐在摇晃的葡萄藤椅上。摸着小狗柔软的毛说：“那些人都不懂我，只有你，知道我今天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

“为什么你不是人呢？如果是人的话，我们还能一起说说话，不是么。”

小狗扬起脑袋，对着王子汪了一声，便跑下藤椅，一路狂奔，王子跟在后面不停地喊着：“喂，你要去哪儿？”跑到桃树下，抓住树干，对着气喘吁吁的王子叫了一声。

王子扶住自己的膝盖问：“你是想吃桃子吗？”小狗点点头，口水都快要掉下来。

“好吧好吧，只是现在还不是吃桃子的时候，恐怕得让人从别的地方带回来了。”

王子让人去别的地方寻找最可口的桃子。小狗居然还不安分地咬

他的袖口。王子有些无奈，贪吃又贪玩的土狗。很快，桃子就被洗得干干净净带回王宫。王子切了一小块，用叉子递给小狗。一咬，又脆又甜。

小狗吃完一块不肯再吃，背对着王子趴在地上。王子笑了笑，决定去书房找本书，泡了茶配上这些剩下的桃子。从书房回来，小狗居然不见了。王子有些心急，在空荡的大房间里，呼喊都有了回声。仆人哆哆嗦嗦站在旁边指着窗帘。一个男孩子，从厚重的金色窗帘后面钻出个脑袋。“王子，你是想让我变成一个人吗？”

王子把变成人的小狗拽出来，用丝绸床单裹住他的身体。小狗变成人之后似乎变呆了，坐在王子的床上，看着女仆送来一套崭新的衣服。女仆低着头，不敢看他。

王宫里闲话总是传得最快。越来越离谱。

有人说他是鬼。

有人说他是北边大海里的妖精，是这个国家的诅咒。

马上就要有不幸降临了。

可是小狗不明白了，我只不过是希望王子过得开心一些，为什么成了诅咒呢？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呀。

王子也被关进了禁闭室。因为大臣们向国王表示，这样下去这个国家迟早会毁在王子手里的。可是王子坚持，那个男孩，只是从林子里带回来的一只普通小狗，不是什么应该受火刑的妖怪。老国王决定听从大将军的意见。他要为王子办一场舞会，邀请贵族的女儿都来参加。

王子更加不开心了，可是没有人知道。小狗和葱仔呆在一起，看不见他。

终于，舞会来了。大将军带着自己的女儿向国王献上自己的礼物。年轻的女孩朝王子微微一笑。将军说，不如王子和小女一同跳第一支舞吧。王子微不可见地皱眉，这个大将军，就是想献出自己的女儿，想让她成为王妃罢了。让我做一个无用的王子，昏庸的国王，这个国



家就是你们的了。舞完一曲后，王子快快不乐地坐在角落，女孩也没有继续为难他，毕竟和王子的第一支舞多么难得。国王走过来询问，可否有你中意的女孩子？王子摇摇头：“这些人都很美，可是美都是会凋谢的，您种下的蔷薇花现在都只剩下枯败的叶片了，不是么。”

“我希望能与我共度一生的伴侣，是一个能了解我内心的人。”但是全国的人都知道，王子的心思是数一数二的难猜。

“啊——”男仆手中端着的托盘被打翻，玻璃酒杯纷纷掉在地上。王子看着葱仔、小灰和小花一起跑了过来。这些娇生惯养的小猫们，搞砸了国王精心准备的舞会。

喵喵喵，葱仔的声音很急切。

小花拽住他的裤腿试图拉动他。

小灰把嘴里叼着的东西放进王子的手心，居然是大将军女儿手腕上的蕾丝带子。

王子跟着小花往房间跑，看见小狗正虚弱地躺在地上，狗耳朵和狗尾巴也冒了出来。王子将小狗抱起来，询问他怎么了。小狗的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我需要一些咖啡豆，在日落前没有咖啡豆的话，我就会死去了。

王子大喊着让人立刻去找咖啡豆。但是这个国家在大陆的北边，生产咖啡豆的地方在另外一片大陆的南端。坐上最快的船也要好几个月呢。王子也跟着伤心起来，小狗伸出手，接住王子的眼泪。“不要哭啊，变成人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的，但是却失败了，你一直都没有开心起来。”国王看着王子的眼泪，摇摇头，走向自己的寝殿。

太阳已经变成暖暖的橙色了，可是咖啡豆还那么远那么远。王子抱着小狗，陷入了沉默。你愿意陪我看最后一次日落吗？

王子坐在葡萄藤椅上，一摇一晃。小狗被晃得想睡觉，打了个呵欠。王子蹭蹭小狗的脸。这时，国王风尘仆仆地走过来，他是一个多么爱整洁的国王，手里拿着一个布满灰尘的银盒子。王子问：“父亲，你这是要做什么？”国王摸摸他的头，这是你母亲与我年轻时去游历带回来的纪念品，我一直都没有打开过。这次是为了你的辛苦，你的母

亲一定会很高兴的。她的纪念品帮助你。国王拿出小钥匙打开盒子，里面是几颗珍贵的咖啡豆。

王子感激地看着自己的父亲。拿起一颗喂给小狗。小狗吃下去之后安静地闭上眼睛睡着了，那双奇异的耳朵也随之消失。国王说：“有什么能比你的快乐更重要呢？”

王子抱着小狗回到自己的屋子。侧着身子，看着小狗的睡颜。期待第二天的到来。

至于后来，大将军和他的女儿接受了惩罚。

一向高贵却恶毒的女孩子必须拆下自己身上所有昂贵的首饰与衣物，穿着粗布裙子和自己的父亲在桃园里工作，他们做的皇室梦，也只是梦了。

王子的内心也不是最难猜的了，因为臣民问他的时候，他总是笑眯眯地回答：“我今天很快乐。”

## 特典 小春天

春天不是读书天。

王先生手里的书看了三小时依旧停在那一页。

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千里迢迢送东西，大概是看那人在朋友圈炫耀的风景的确够吸引人。一大清早就起来折腾，从上海飞到成都，再飞到西双版纳。走出机场满目的金黄与碧绿，还要自己开车往更远的地方去。放在副驾驶座上的蛋糕也不知道还够不够新鲜。直到漫天的火烧云呼啦啦晕染了大半边天空，才把车停在酒店门口。林先生拖着没卸掉的媒婆妆回来，看着坐在大厅抽烟的王先生有些惊喜。王先生倒是一副被惊吓的模样，拽着林先生进了房间，推进洗手间让人把脸上的东西都搞干净。

自己倒是坐在床边看着小桌上的鱼缸。红色的夕阳在波澜的水面碎成微光，其中一条小鱼朝王先生吐了个泡泡，你很闲吗？王先生漫无边际地想，把包裹拆开，开春的日子，无心上班。林先生顶着湿漉漉的脸出来，王先生指挥他把机器装好。林先生表示不同意：“我一个男演员洗完脸要敷面膜的。”王先生一边嫌弃还是一边把机器折腾起来。林先生敷着面膜说话含糊糊问他干嘛呢。王先生往里丢了一颗糖：“棉花糖。”大概是家庭便携式就是没路边摊的好用，两个人盯着这个小玩意唱着歌转了半天勉强用根小签子挂了几丝几缕的。王先生想往林先生面前杵，林先生一揭面膜，大手一挥，我来。夺过签子亲身上阵，倒是似模似样。王先生满意地点头，拿起来直接吃了。

林先生懵逼。你……我……

王先生指指桌上的袋子。给你带的东西。吃了两块蛋糕垫了肚子，林先生问：“你来干嘛。”“找你吃烧烤。”王先生理直气壮地站起来。好在两个人都不怎么出名，换了身衣服下楼吃烤鱼。待了两天，王先生要走。林先生揉着自己的肚子倚在车边和他说话。“要走赶紧走啊，你来这几天我感觉自己胖了十斤。”王先生想撸一把狗毛，最后就是按了一下钥匙。汽车的声音吓得林先生一蹦。“我走了。”林先生挥挥手，戴上和豆皮长得没差的斗笠，慢慢悠悠地往剧组走。王先生从后视镜里还能看到那个高挑的背影，好像还是那幅半点都没察觉的样子。

暗恋难，暗恋一个男人更难。

王先生回了成都对着面前的伤心凉粉唉声叹气，表妹见他糟蹋食物，一把夺过塑料碗：“只要我认了他是你男朋友就没问题！”说得信誓旦旦口齿不清。

夏日炎炎正好眠。

林先生被邀请到王先生家玩游戏，奈何实在是个渣。好好一个游戏完成黑白版，林先生结束战局表示还要继续。王先生把半个冰冻西瓜塞进人怀里，先吃点西瓜补补脑子。林先生很忙，吃着西瓜还不忘按着鼠标拼命点，一个停顿：“我符文选错了……”傻逼的脑子真的不能二用。王先生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最后还是把大神拖断了腿，只好讪讪地跟着王先生下楼吃面条。一碗比自己的脑袋还要大的大排面。林先生敲敲王先生的碗边，原来你不吃辣啊？你不是四川人吗？王先生放下筷子，你怎么这么多话呢？我可跟你说我下来没带钱，一会儿你给。林先生睁大眼，我也没带……你是这儿的业主还不能赊个账吗？老板对着电脑玩扫雷，咳了一声。本店支持支付宝。王先生继续耍无赖，我没带手机。林先生被辣到嘴唇发红，拿着手机去结账。

出来就嚷嚷着让土豪补偿。王先生开车带林先生去看电影。等两个人坐进放映厅林先生才意识到，包场。正想夸两句壕的做派，又想到这人兵不花钱。抱着大桶的爆米花开始啃，王先生斜着眼看他。“你

知道我家电影院最赚钱的是啥不？”林先生说不就是电影票呗。王先生在龙标绿光里严肃地摇摇头：“就是你手里这桶爆米花。”林先生吃得肚子胀，想想门口的标价。扭头问王先生：“你家爆米花机和配方卖不卖，我不卖棉花糖了，这个才赚钱！”爆米花啊，多么让人幸福感爆棚的食物。王先生说，等你失业绝对给你一个，找个师傅学艺，争取把爆米花做出新意做出花样，成为棉花糖领头人物，登上时代周刊。林先生跟着王先生走在路上，买了半打啤酒回去打算继续酣战到天亮。可是刚一进门就蹿出来两只小猫撒娇。王先生看着这幅其乐融融的场景，倒是很有一种猫狗一家亲的感觉。

葱仔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对着林先生的手背就是一爪子。像是林先生抢了自家孩子怎么的。好在葱仔指甲剪得勤，没什么大碍。那只胖乎乎的奶牛猫凑到饭盆里舔罐头，吃饱喝足又窝在沙发里舔爪子，林先生决心不理她。大概因为血液都去消化食物了，林先生坐在葱仔旁边显得昏昏欲睡。王先生的局还没开，林先生已经倒在沙发上打呼噜。葱仔看见王先生出来，趾高气扬地趴在林先生身上，顺带用小肉垫踩了踩林先生的脸颊。

王先生看着这惊人的画面，开始怀疑人生，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傻逼。

待到秋来冬又至。

今年似乎比往年要冷得多，王先生的工作全年无休满世界飞，参加了几家公司的年会，顺带展望一下未来。新公司刚起步的时候并不顺利，仿佛是那个没毕业的林先生试镜也会碰壁的模样。林先生拍戏五个月，瘦了一大圈，和王先生视频的时候还不停抽纸巾擤鼻涕。林先生颇有些感慨，大概每个鼻炎患者都和他这样不环保。于是早早就签下来的约，等到年末才终于得了空闲。林先生觉得自己的照片反转一下变丑了许多。王老板砸下来一句话，你不一直这么丑吗？林先生气得出门多吃了两串烤翅，幼稚，真是太幼稚了。

王先生也有过思考，喜欢的话是不是就想把每件事都和自己联系

在一起。比如林先生穿着一件普通的卫衣都能被他看出个九转十八弯出来。你怎么穿着写我名字的衣服。就是忍不住和他说话。王先生看着满屏的弹幕，总觉得自己似乎表现得太明显。听说恋爱会让人愚钝，可他这还没爱上呢，就成这样了。把鹦鹉带过来就为了看林先生受惊的小表情，可是那个家伙明显智障，回音一直没调好，更别提来自己的直播间逛逛。啧，真是抛媚眼给瞎子看。林先生先下了线，王先生的兴致也跟着降低了百分之三百。

刷了一下微博，有几个可爱的姑娘截了 gif。够他看的了。

“色情男主播直播吃手指月入百万”

王先生把这句话在对话框里打了好几遍没发出去，泄气地戳戳屏幕里那只狗脑袋，一下子跳到对方的个人简介，系统更新了依旧反应迅速，喊——九亿少女的梦。说好赢两把过个好年，也倒是真的就赢了两场。

林先生想必是睡了。王先生把微信里的那句晚安重播了一遍又一遍。

一个人在家里给广大网友继续直播。播得也没意思，他抽了两口烟。歌曲跳到那首《偏偏喜欢你》，王先生散了场子。凌晨的新天地依旧热闹非凡，堵车的时候要按喇叭，闹哄哄的。他的心却像是被这一句话，抚平了似的，一片温热。他行事一贯雷厉风行，偏偏遇到一个榆木脑袋，左敲右打没点回应。可是和他在一起，又像是被无数的爆米花巧克力水蜜桃棉花糖包裹，甜得不像话。

可这场暗恋，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哎。

收拾书包好过年。

春分刚过，林先生到上海拍杂志和小短片。晚上还不忘直播几场游戏。王先生准时准点的候着，送了几个佛跳墙就收到对方的语音。送点真佛跳墙吧，憋整这些虚的。

于是得了空闲便到王先生家里吃饭。饭桌上的 iPad 放在一边，突

然来了个微信消息，林先生好奇去看了一眼。只是这一眼时间有些长。锁屏正是他某次睡着的照片。什么时候拍的，林先生一无所知。只是原来在他睡着的时候，王先生这样看着他，这个事实顿时让他有些无措了起来。林先生盯着王先生在厨房煎牛排的背影。好像……那人对自己也太好了点。林先生躺倒。枯木逢春，老树开花。林先生的不忌讳都成了小心思。

鹦鹉站在室内距离林先生最远的地方，喊了一声傻逼。林先生惊醒，王先生到底在家都教这只鸟什么！

两份牛排端上桌，林先生头一次不急着动手，反而是面不改色地问了一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王先生发了那么多曲曲折折的信号，却被这一记突如其来的直球敲碎了心墙。

“很早了。”王先生只好承认。

站在沙发角上的鹦鹉仿佛是被这话惊着了般，扑扇着翅膀头一次飞到外面。

一瞬间，南方的花开了个尽。暗香浮动。林先生吃完饭坐在院子里逗王可可玩，忍不住面上带笑。

春天又来了。

王先生的暗恋，结了果。

林先生说，是甜的。

